



西江志卷第一百七十

藝文

記十八

明

重修白鹿洞書院記

葛寅亮

廬山之陽為星渚其陰為江州相去不三舍余於江州改創  
匡山陽明書院每坐書院支頤對五老峰則憶白鹿洞在其  
下紫陽故蹟昕夕睇盼間為栩栩神往者久之以公事入省  
會輒紆道踰吳章直趨五老峰前小憩白鹿洞見其巖壑幽  
邃林木翳然真名教一樂地也樞衣升講堂謁先師規制與  
黌宮無異益使人肅容起敬問當年白鹿何似一生指龕中  
石鹿以對余不覺失笑已導余捫蘿歷澗西流一石壁紫陽  
手書鹿眠處三字庶幾近之已又導余遍讀屏間所鏤喻義





章心性圖古本大學彷彿登羣玉峰頭片片璆琳無非至寶  
四壁長歌短詠亦自琅玕滿眼不必辨其是唐是宋也獨其  
殿楹學舍皆頽然就圯周遭危垣敗桷且岌岌不支矣諸文  
學以為請余敬諾隨約郡守費君掌洞事劉丞商度資值該  
幾何為役書甚具則盡發醵金之在南康者不給費君益捐  
資佐之期為山南了此公案亦一快事也冬十一月余適至  
自饒而復止洞中一日夜因與劉丞偕星子王令次第達觀  
中左為講堂中右為禮聖殿又左為宗儒堂右為文會堂今  
更題講堂為講修堂左右廊廡號舍盡拓而新之大門西出  
文會橋與坊塞上流徑撤去改門從講修堂出走下流古枕  
流橋一生前曰此舊制也余又不覺失笑古人乃先獲我心  
乎各堂前逼先賢祠號舍又石屏橫障林木蒼蔚未易看西

山朝來爽氣乃為伐其條枚遷先賢祠於左外之東隅又遷  
忠節祠於右外之西隅與相配兩石屏益拓而前回巒邃谷  
病其蓄極不妨以空明張巒奇也門外溪流建瓴直瀉為跨  
峽口築二石級四時涓涓深碧可鑑不令見石骨峻嶒石坊  
移監迴流山則大鐫名教樂地為洞門深鎖處講修堂後為  
雲章閣會藏書其中又陟而上曰喻義亭前跨澗而峙曰枕  
流亭澗東曰獨對亭曰聞泉亭澗西曰釣臺亭曰朋來亭各  
稍有更置加以點綴微見本色又別置亭鹿眠處毀前石鹿  
標此鹿眠猶不失為元公愛蓮池也經始於萬曆癸丑仲冬  
月工將告竣而余適有遂初之念以請告行矣復過洞中南  
九兩郡諸生偕集扳余留一日為揚摧疑義郡守費君及丞  
倅以下咸在焉



建陶白祠記

陶白兩公品超千古而皆寄跡匡山不佞謬爲匡山長甫入郡遍求兩公遺緒靖節祠實遠在楚城柴桑山下所謂通書院五柳館歸去來館醉石濯纓池又僻在南康栗里尚未之見也白公祠舊在郡西湓浦門內徐鉉記之久已化爲烏有郡西所建忠節祠又以李合陶而陶與白郡城實未有專祠不佞慨然撫掌曰以李合陶何如以白合陶陶白分祠又何如陶白合祀時有質余者曰陶公爲彭澤令八十日耳白公雖貶江州司馬結草堂香爐峰下然猶再遷刺史一召祕書一除賓客一拜侍郎會昌初始以尚書致仕出處微有不同乎余曰陶不得不八十日白不得不尚書出處政其所以同也夫陶公之詩篇篇有酒然意不在酒特以酒爲寄而白公

居東都亦輒拉乃弟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爲之傳此其得趣豈真在酒哉故陶以無絃寓素心而白亦托琵琶以見志聞其居常與嵩山僧爲空門友平泉客爲山水友而又與楊震卿爲姻而不累震卿與元稹牛僧儒相善而不黨元稹僧儒爲裴晉公所推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爲文饒深嫉此其恬澹高遠香山居士與五柳先生固無兩也客乃憮然曰陶白同調如是令兩公生同時陶吹塤白且吹篴而和今以陶白竝舉真擬得其倫矣其亟謀所以合之頃因新闢南薰門循城而轉稍右幾步武乃得一區負城城如半壁前瞰山川隔嶺圭壁蓮花諸奇岫冉冉餘霞散綺又平視南湖四時波光蕩漾與市塵絕遠庶幾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亦彷彿流水周舍下飛泉



落檐間者遂庀材構屋二重屋不甚高廣陶環堵蕭然白亦木斲而已不加丹欲其稱也堦前田若干畝擬彭澤公田或可稱三之一以守僧藝之充香燈暨贍資焉田外池方畝池岸緣以修隄翳然高柳人從柳中出入固不獲如草堂喬松十數株修竹千餘竿然宛然宅邊五柳雖謂白公由草堂徑造淵明故居可耳世稱元白稱劉白余請更稱曰陶白二公亦爲首肯未可知也

### 重築西成堤併建閘記

郡城自廬山來復返而向廬前迎九龍諸派滙爲南湖是南湖者郡城之所吞吐而仰受灌輸者也湖之水西行合龍開河復北折會於大江前兵憲陶公及王郡守以西隅缺陷築堤障之郡人稱曰新壩壩上成街巷矮屋短垣無慮數十百

一日壩上民涕泗交橫具狀言某等卜居有年而比歲淫潦爲災春夏澎湃橫射岸刺毀如崩厥角散而之四方者累累且堤中無間以通蓄洩至秋淨水落湖以內又爲平陸與長江隔若九疑曾不能走一葉輕舸而米鹽之入郡城者悉纍纍負擔行矣郡城士民亦羣以爲言乃召諸有司圖度經營遂於萬曆壬子十一月某日募匠鳩工自南岸直抵北之市廛處計一百八十餘丈咸斲石爲堤前時石以單築故不能堅久而今內外倍之又加之使高星結碁置雖懸河不能損毫末也題曰西成堤堤口爲湖之尾間築弔橋聽舳艫銜尾出入無所阻而西成閘者復請於兩臺即於此排石爲之屹然金斗吕梁之勝焉水將落而關水滿湖危瀾不生望之疑明灘疑水鏡蓋不獨資舟楫之利郡城受其灌輸而巨浸當



前又儼然增一金湯矣堤之外爲龍開河舊有浮橋列魚苗巷口稍遠今移水滸廟前絕河而度以便行者即名龍開渡而一切工役皆以稅犯鍰金爲之不用民力一日工旣訖不佞爲紀其歲月昔紫陽先生守南康實築有彭蠡門閘至今享其利不佞豈敢窺紫陽外藩但以民事如家事理民事便如理家事不佞敬佩服之無敢失尺寸且恐輿梁徒枉不成雖乘輿濟人猶蒙子產之誚也

重啓東作門併決塘開衢記

循南薰門而東且北爲舊東門今閉所從來至遠而相距百丈許有迎春門爲江城入脉處止通近東村落樵採一路與老鸛塘隔若天塹老鸛塘者枕城據回龍上流長江政在目睫而有土壩壅閉水道不能容魚舠出入凡帆檣來自白下

三吳需次出關者南岸無可泊雖暮夜必北過小池口夏漲常迫風不可度秋高水落則江北又如螺髻沙篆坦然平陸乃檣船白浪顛濤中相顧失色謂此地爲破冢洲矣一日闔郡士民來白前狀請開老鸛塘口并開舊東門去老鸛塘尺五開塘不併開門行舟泊塘下者無緣入郭內或開門不開塘則郭內僅通南北短轅輕輶而長江挂帆如鱗如織者故無列肆交市理是以萬曆癸丑二月某日先決老鸛塘口於六月十二日開舊東門併閉迎春門時值淫潦江北一望數百里汪洋若大海春禾秋稼不得顆粒登場諸負妻挈子牽罷牛羸犬逃而之他方者無慮千萬指不佞爲之愴然因憶皇祐吳中大饑范文正領浙西諭諸守大興土木以贍饑者余乃檄委官盡募爲東門諸役逃水民爭扶畚鍤趨如歸市



未浹旬而門啓題爲東作門新築月城立兵馬司潯陽驛故在城而茲改於老鶴塘口即北郭外也俯臨大江以便南北之徑渡者驛傍舊有白樂天琵琶亭今與俱遷讀江頭夜送客之句疑此地近之門內亦開三街一自門直入至道左折而南通大街爲東聚街一自門右折而北達北門爲北聚街一自大街亘後某巷北至社稷壇爲中集街而後集巷者則由北聚街支分直達都府皆在城東北隅草萊中而芟夷之其甃街買地募民建居悉如南薰門例亦不數月而誅茅結屋者林立蟻聚業以千計雖然猶有憾決老鶴塘口僅夏秋間舟達東門耳冬月水涸即不得入能濬之使深則經年皆可穢舟旣避風濤之患且通貿易之利城東列肆當不減城西而以塘高難濬源短易淤議未一也余測其地塘底濬深

一丈七尺即冬月可與江平而去歲所決塘口今淤止二三寸數年稍一加濬自不爲患其工役約近二千金即可爲商民千百世利業已區畫其費而天下事有難如願者予志懷初服恐貽不了之緣致釀築舍之議遂不克舉受之以未濟終焉已

### 築封郭洲堤併修閘記

封郭洲者在江北其堤綿亘三十里民田可三萬六千餘畝而湖池屯田亦幾其半江北蟻聚資以果然者數萬即江南素封大家爭負爲平泉陸海歲大熟收常倍江南絲枲芋菽及縣官租賦所不給者若以此爲外府獨苦江流憑陵春夏水大溢全以其利予波臣先是萬曆三年督撫楊公觀察魏公始築外堤易沮洳爲塲圃三十六年直指史公又建石閘



以備堤內之蓄洩歲癸丑淫雨大浸稽天前所築外堤潰其  
七口新建石閘亦崩圯十之三余乃悉發贖鍰及稅犯贓金  
募夫培築以癸丑年十月某日始事告成於某月某日所決  
七口咸復其故堤長三千八百丈有奇悉培而高廣之閘亦  
增修京城屹然無復可攻之勢即猝遇方張怒濤尚能挾其  
勝與波臣戰也稽邑有餘稅每歲扣貯五十金其軍屯在壩  
內歲助屯租十金計以三年一爲繕葺若干金子護衛甚嚴  
時時防大盜之胥篋擔囊而趨也庶其永永無患哉

星子縣改建學宮記

羅大紘

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晏如也其星子之謂與星子  
瘦縣也移城闕監塔治講堂履畝清賦改學宮皆巖務也以  
瘦縣舉巖務一之已甚而三年之內諸役竝興豈獨星子人

懼即旁邑士大夫及相臨諸大吏靡不爲星子危者邑侯王  
君儀寰曰不然吾聞揉曲木不屢日銷金石不屢月星子雖  
小固非曲木與金石也土固瘠而吾以瘠治之土愈磽确不  
足耕矣民固疲而吾以疲治之民愈下劣不堪任矣用固窘  
且劇而吾以窘且劇治之用愈滯塞不堪理矣於是賦用寬  
簡而不爲貸也民用廉平而不爲徇也文物用儉素而不爲  
陋也行之期年遂成大雅過星子者耳目一新自是城闕不  
便於民者縉紳欲塞則塞之石塔有禪於郡治者郡守尉欲  
造則造之講院在鹿洞者部使者欲葺則葺之田賦虛實不  
相當士民欲量則量之然後諸生言曰故學舍僻且敞願移  
至城東南陬便侯曰令不造士無爲貴令矣士之游學宮如  
嘉禾之種於壤榮瘁焉聽之更置城東南如諸生言未及期



而新學成地勢平行風氣藏蓄因池爲泮踞城爲障山色湖  
光相映發在睂睫間也星子父兄子弟人人喜不意我君神  
明如是侯考績諸大吏閱星子治行大相稱賞署上考明年  
侯移書并學志見況曰不腆之役皆明德所馨也願爲校之  
羅子曰星子移學豈徒廟貌地勢是更將以變士風也士風  
之變在明其志意端其趨操耳在庠之士不過曰工時藝取  
科名耳科名起則曰士風著科名多則曰士風盛孰知聖王  
立學造士而設科名以進之欲其崇經術厚倫常修身慎行  
以資世用居則爲儒爲金爲玉出則爲政爲龍爲光一士進  
世以爲復多士進世以爲泰故稱盛也學者明於建學設科  
名之義而主忠信以端其趨則士風爲之一變孝弟行於家  
仁義達於國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則士風爲

之再變達而行道以濟世處而講德以淑人正學勃興真儒  
輩出則士風爲之大變風之變也人與地迭爲政頃厭地仄  
隘故移之旣移矣變在士耳夫以瘦縣舉嚴務事之難也因  
新學變士習理之易也王君不因父老之懼自沮而爲其所  
難諸士可不因父老之喜且慰而勉其所易吾聞之儀寰作  
縣賣家田園佐縣費有是哉爲星子士者推令君不愛田園  
之心趨嚮正學變且在旦夕三年有成不佞猶竊遲之使觀  
世風者觀於星子而知天下無難事觀於星子之學之士而  
知王道之易易也豈不休哉

白鷺洲書院永堤記

王命爵

往歲辛卯不佞行役過里會楚靜峰汪公佩二千石章綬來  
守吾吉旣謁公宇下退而語都人士曰吾吉人文輿域邇稍



西江志 卷一百一十  
稍非故吾天惠君侯起家春官用能以經術飭吏治郡何幸  
比居長安日聞公治狀藉甚莫能名大都興學育才惟修復  
白鷺洲書院爲亟亟不佞輾然擊節久之閱歲甲午行役復  
過里辱公觴之書院升其堂恢恢如登其閣峩峩如徐而臨  
月池步號舍秩秩如已環視所築堤若護堤屹屹如也爲之  
低徊不能去公曰余無似徼諸大夫國人之寵靈幸而修江  
文忠故事規制顏額一仍其舊獨計洲當章貢瀘水之衝弗  
堤弗障弗永猶弗堤其在文忠時或者闕慮以有今日余故  
凜凜殷鑒謀之永新人別駕尹君學孔以爲然遂屬董厥成  
而費即其邑人義助茲舉也將永恃以無虞乎竊號堤曰永  
子其謂何不佞居嘗評隲古二千石若杭之蘇堤滑之長堤  
東郡之金堤秦之捍海堤汾之文谷堤類以是有聞曾無與

於縫掖至稱興學育才獨文翁一人跡所爲惟是選小吏起  
學宮使弟子受業非有碩畫鴻規周謀長慮視士肆如家塾  
視有司傳舍如子孫世業三載苦心千秋盛事若公茲舉也  
者即文翁謝不敏詩之美魯侯也以作泮而勗韓侯以實墉  
永哉斯堤亦墉之實嗣魯頌而興歌今之白鷺書院是已雖  
然都人士詎可於斯淺之乎窺公也夫堤之爲言坊也堤以  
坊水士之堤以坊身其經營注厝以坊民其卷石撮土以坊  
天下後世語云千尺之堤壞於蟻穴乃士趨微漓蟻漏攸懼  
高者矜崖岸卑者毀廉隅通者殉朝市僭者傲丘壑哆者排  
山海恫者面牆壁甚則毀廉隅而矜崖岸傲丘壑而殉朝市  
面牆壁而排山海愈變愈幻靡所底止蓋今滔滔皆是如吾  
吉龐淳之遺豈不猶有存者以彼風會之漸摩耳目之染濡



所求乎砥柱中流斯亦難已公下車至今三年所其坊身惟廉惟茲其坊民惟惠惟公行且推其緒餘出而建牙仗鉞入而調鼎握衡風俗人心若迴狂瀾於既倒將天下後世永攸賴焉都人士所不稟教旨副德懿揚厲濯磨非夫也且無爲貴吾吉士吉士稍聞不佞語僉曰然聞之公公曰然於是公以奏最從述職行主上洞啓明堂嘉與吉二千石問狀公拜手稽首曰臣守吉不迨宋臣江萬里明甚徒以修復書院或無貽前守辱昔萬里丁未運尚得請於朝錫之御筆方今聖明在宥遐不作人則萬年一日也臣請得如萬里請上且悅俞行賜金紫車蓋褒美之噫嘻審爾公之勛名百世不毀可也斯堤亦永永有聞哉公諱某字某別號靜峰楚之黃梅人萬曆庚辰進士

重建節愍祠記

陳振錫

瑞故有節愍祠祀贈按察使周公憲公楚鍾祥人弘治進士正德壬申間任江西按察司兵備副使討華林賊兵不繼中伏敗死其子幹赴難亦死事聞上詔贈公官謚節愍建祠祀之額以謚名并表幹孝烈與從征死事者偕祀後三年安義盜起高安主簿袁珪亦以討賊死子鳳翔殉詔贈其官知縣以春秋配享公祠前後事載碑乘及採諸他記得其詳嘉靖初御史儲公良材行部至瑞首謁公祠檄有司重修之去今百有餘年世遠事湮祠宇丘墟未有建而復者余初至適秋祭見公棲神無所設蓬以獻爲之愴然公血戰父子俱斃賊亦氣奪後舉者藉以收功卒貽地方安至今賴之奈何不爲公一妥侑使公露處謂報功崇德何無亦今聖天子御極四



西江志 卷一百一十  
十餘年休養生息天下又安兵革不試瑞父老子弟但知有  
裘馬之休而遂忘其枹鼓之警雖其吏茲土者與斯民共享  
寧謐之久亦以爲可拱手卧治縱有馬革裹屍之志將安所  
用之其於公之祀典直玩愒爲奉行之故事耳余竊以爲非  
然也夫勸人以忠豈必殺身勸人以孝豈必赴死公之父子  
不幸相繼死賊本其慷慨激烈之志實以備兵爲事以安民  
爲急不得不親行陣冒矢石爲將士先至於被執而不屈視  
死若歸則所遭變然也方遇害時司道議以犒兵餘銀二千  
兩助喪公魂憑女奴言會司道卻之言訖而廢然則公之精  
英靈爽何時不在天地而其忠義激發何日不在人心即以  
公沒後不數年而有袁高安父子之死一時烈士之多豈  
非聞公之風而發憤討賊義不挫辱者與此足以徵公矣令

世之爲人臣爲人子者能以公奮不顧身之心而忘私家之  
營又能以公子急殉父難之心而急公家之事則國豈憂無  
臣家豈憂無子哉此聖天子所以贈公祠公之意亦吾有司  
所以奉明詔表忠魂而維持世教之盛事也公之祠其裨於  
風化大矣胡可忽諸始祠雖重修而因陋就簡故日漸圯廢  
迄今始議建復旣庀材鳩工自堂寢兩廊重門皆仍其故址  
而周牆之外護以榆松擇齋士以奉香燈設鐘鼓於堂以時  
撞叩使遠近聞之知有公祠在也工肇於萬曆甲寅秋月以  
乙卯七月告竣於是落而饗之廟貌煥然新矣峴碑墜淚千  
古同然過公之祠讀余之言而不爲公一飲泣灑然矜奮者  
非夫也

郡伯鄔公縣學新田記

鄧澄



齊雲鄔公治盱修古二千石貞教作人之度鄉人士俗亦既駸駸然遵指嚮方矣已念士貧者人爲給終屬有限求爲均平悠久之道莫如買田給租於是瓜期且及節俸所積於郡庠發金若干列屬庠發金若干買田坊郭俾士之殷篤者掌焉若曰是於助貧庶其經遠可繼者爾庠各有記里中諸士則以屬余余惟公所移檄德意藹然溢於言表是直取鑄之石而足而又奚用它辭爲也無已廣公意爲我多士規可乎夫士雅不志溫飽而不免治生公固言之夫治生者將俯拾仰取一切與四民爭業乎勢必不能饑寒迫之徧責加焉郡邑師帥且儼然大父也子弟有急舍是將焉控之顧日環聚公門而啼饑號寒無論日亦不足於士亦甚賤矣自斯田置按籍而稽指名而給無奔走控訴之勞而坐享匡困資無之

益是不有以養士重乎四民有業惟士所業心不精則不能入念不一則心不精貧窶以艱鹵莽滅裂之患乘之居肆成事於何有今也婚喪有欣俯仰有資可以玩心神明而一意乎詩書之府矣是不有以振士業乎夫士不必盡貧也不盡貧而往往患貧則溫飽之念移之今觀公所置田贍士者如此而後曉然知凌雜鹽米非士也下帷專精乃士也羣然盡屏其紛雜而獨味於淡泊之原上達於無欲之本異日者連茹而揚於王廷羔羊素絲之風且自今始不亦休乎勸德義而襄之成熟大於此故曰公修古貞教作人之度者也徒以優貧恤之舉升斗以活朝夕猶之淺已移檄具在獨引而未發余不佞得推廣焉爲之記用以告我多士俾無負公之指云其田畝若租數具得列於左方



重修羅巖濂溪閣記

李 涑

雩巖洞故多奇惟羅巖最著則以濂溪先生遊也先生遊故有詩宋邑令周公頌所紀嘉熙庚子濂溪閣成勒先生詩者是也考年表慶曆甲申先生爲南安司理後二年丙戌如興國大中程公令二子見先生則濂洛授受實惟其時至嘉祐辛丑先生始以國子博士通判虔州又二年癸卯先生行縣至雩都邀餘杭錢公建侯四明沈公希顏遊羅巖正月七日賦詩刻石而歸而沈公者故以廉惠得民今祀之名宦者也當是時邑需巖王公鴻負高蹈名邑志載王公寄先生詩有臨別溪頭相誨囑之句則是遊也先生固一代真儒而令則有沈公之賢邑人則有王公之高巖真藉人益顯矣斯閣之所由肇也與先生所刻石旣已剝落無存其後周公止刻其

詩而先生與諸君子一時遊賞之跡遂不復著見矣閣久而圯明太守邢公珣新之邑人何公春更闢觀善巖待同志之藏修者陽明王公遺之大書著其說於時邑人何公廷仁黃公弘綱袁公慶麟管公登輩復彬彬陽明之門棲息茲巖以尚論先生之學而一時鉅公名儒若歐陽公德羅公洪先張公鏊皆以訪學至其謁先生閣則皆刻有詩閣久之復圯兵憲沈公謚邑令羊公修復新之無何圯益甚邑令劉公昌祚至曰茲閣也先生巾拂在焉奈何其令牆宇頽然也於是顧主簿某曰君才敏甚能爲圖之乎簿曰是先賢俎豆之地也烏敢辭於是出官帑若干爲經理費王君乃撤閣之中堂新之肖先生之像顏其榜曰吟風弄月以前解爲兩耳房堂之前亢爽異往昔矣又以餘力稍飾毘盧之居已又植松萬本



竹萬个壯斯閣之觀蓋凡策杖至者僉謂茲巖茲閣其勝未有如今日者也嗟乎道本人存地由人勝旨哉洛村先生之言不可易矣劉公雅慕古人其冰檠之節引之沈公洵可無媿茲獨於先哲祠宇加之意焉其念深矣吾儕拜瞻茲閣識過化之有自寧不惕然於需巖諸君子之無忝其鄉人也哉閣修於萬曆甲申冬月既竣事明年劉公命予記之如此劉公常之武進人王君浙之慈谿人

重建王公祠記

彭夢祖

王公祠祠國初學士王文忠公者也公諱禕字子充浙之義烏人以洪武丙午授南康府同知高皇帝特賜金帶寵之佐郡有惠政又當草昧之際多所建白後召還奉使招諭滇中梁王欲脇而屈之公抗節愈厲死焉贈翰林學士郡人思公

不置祀學宮名宦又從祀白鹿洞先賢祠已又奉檄專祠祀公歲久就圯棟楠損脫古瓦漏日謁者怖墜不敢入以故藏公主他所春秋昇主於故祠設几奠焉仍藏於他所余顧瞻太息曰境內諸淫祠何限而惟公之祠之儉爲旣而諸生晏希唐輩請繕祠迺其殘楠斷礎餘者幾何不若卜他地一新厥制諏於衆衆唯唯有遞運所官旣省尚存瓦屋三楹其地視舊祠廓而邃乃營爲公祠令照磨何遲董其役遲受事惟虔堦也蔓令除牆也頽令築宇也廢令飾狹者令拓坎者令培迂者令遂而冠以門門而入增治屋三重而最後則愈軒敞妥公主祀焉旁室翼如居守者餘則諸生誦讀其中又地當學宮左隙不再月工孱諸生以茲役也改域恢制功倍作者請記其歲月余曰公於國初爲鴻儒高皇帝乘元末腥穢



之後做亂國重典之制稍稍以刑誅懲奸弊公慨然上疏反  
覆數百言諄諄於敬天保民而以仁厚永國脉即古伊傅大  
臣所以啓告其君者何以遠過高皇帝亟加獎予編史者以  
此疏爲國初奏議第一然則公之所以襄翊主德維植元運  
蓋直躋一世而康阜之其裨益宏且偉矣余曩典試滇中詢  
及公死義事父老率能道之人人怒髮上指冠又云又遺墓  
爲公葬衣冠所歲時伏臘迄今如一日然則公之文學節義  
皎如星日豈非本朝人物中傑出者與余出守茲土楚黃大  
司徒耿天臺先生以書來曰匡廬靈淑往往招來名賢周朱  
二先生竝峙於前而賢守以一麾繼承於後嗟嗟先生此言  
特以規勉來學余不敏則何敢承然以高皇帝知公之深寵  
公之異不置左右備顧問而以貳茲土則所謂匡廬靈淑往

往招來名賢者於公爲益信也語云孰謂華高企其勵而孰  
謂德高企其逮而請紀其事而致吾景行不忘之意云

忠毅廟祀典記

蕭基

嘗觀史傳所載封疆之吏遭時清晏優游奉職而境內艾寧  
聲施當時者何限豈必魁壘奇傑之士哉世平則中才卧治  
而有餘蓋自古記之矣有如國運式微神器輓輒崎嶇戎馬  
之間食不宿飽寢不帖席出萬死一生芟禍亂於四海鼎沸  
之日自非元夫碩人秉忠貞之氣負文武之才除凶靖難義  
不返顧者其孰能與於斯歟嗚呼監州達公廟食茲土至於  
世殊代易而肝鬻赫濯非其彌久而彌新者歟公諱達理馬  
識禮字正道北平人也初仕武昌調寧國路判官俱有政績  
至正六年遂有泰和之命始至靜處一室聲味泊然騶馭羣



西江志 卷一百一十一  
五  
候竟日無所受命曰若等曷歸事父母畜妻子吾無所用爾矣明日相率罷去公秉氣剛毅莅官廉明當元季廢玩之際首戮奸民之干紀者十數人於市於是吏民屏息乃建廟學興教化手書宋仙居令陳公襄之訓以教民有爭訟者望公門自解去堂皇之上肅如也居亡何江淮盜起豫章戒嚴公逆知時變遣妻子奉母北還自是絕意首丘矣既而江瑞袁臨望風瓦解吉安相繼陷沒守貳皆奔泰和或請修城以守者公曰吾已熟計之民心不固徒費財力坐困耳寇至吾以身當之時公私匱乏內顧赤立無所資乃親勸富室出粟以佐軍需勞瘁萬狀州民莫不感泣一時豪傑景從如曾伯昂諸君子號十義士者其最著也咸傾資以應於是軍聲大振乃遣兵分控要害以遏寇衝而自帥義旅戰於激坑獲渠帥

十餘人連戰克捷遂復吉安護兩郡侯以還永新冠犯高行鄉州判趙友直禦於石壁死之士卒猶血戰有酋大呼曰此達相公軍不可拒也來降者數百人明年擊梅陂寨及永豐唵田廬陵東固皆拔之復安福新喻二州分兵戍龍泉江復萬安縣鄰邦皆倚公爲長城歲大饑發粟賑貸全活無算及聞有代公者羣盜悉衆大出飛書沓至公時病作強起蓐食黎明選銳卒拒之門外自辰至午力盡幾挫乃出先鋒五百蹂之賊望見大驚黃衫軍皆棄仗宵遁乘勝逐北俘斬不可勝數當是時寓縣瓜裂泰和蕞爾地卒能以一旅之衆東戡西翦使民人無流亡之苦田野無荒棄之時山林無斬赭之虐一草一木皆公之遺澤也未幾得疾衣冠端坐而逝民罷市會哭聲不絕者累月時至正十五年閏月某日也道阻不



得歸遂旅葬荒山田野間皆繪像祀焉贈集賢學士宜興侯  
謚武宣建廟賜額忠毅舊在南平門右凡三圮而三新之楊  
侯南金以邑西淫祠爲公廟而祀則未聞識者謂焉顧未有  
以缺典請也一日楊隱君貞叔誕告於衆曰武宣公有偉功  
大惠於民若之何不絜諸國典巷陌褻祀神其吐之矣西蜀  
李令公下車禮重隱君而式廬焉君首以公祀事爲言令公  
慨然曰表異先賢以儀來茲令之職也乃請於當事旣報可  
翌日以辦香謁公廟於是捐俸餘葺而新之若椽桷朽蠹及  
藻繪之漫漶皆整飾華好而增剏其未備者翼焉煥焉有加  
於昔隱君以公位爲通侯而衣冠非制乃更肖公像易以蟬  
冕置木主列十義士諸賢於左右公乃諏日率寮屬師生以  
牲帛修祀禮焉禮成貞叔乃礮石余爲之記

建昌府重修儒學記

趙師聖

書曰維皇降衷若有恒性自古國有與立使司教之勿失其  
性夏校殷序周庠學則所共其來舊矣漢唐以降遞相崇飭  
勿替今國家儲真材而需實用意慤慤厚也比歲有命憲臣  
督學欽諭諄至申誌有加焉凡居有司罔不承奉意當首重  
學校而德意隆厚毅然以爲己任則莫逾於我旰太守趙公  
公文則變雅行乃矩物望之泰喬也即之陽燠也見縫掖則  
色爲之霽抵掌伸眉而疊疊焉或稱書傳或引故實旁証以  
時事曲諭以物理使曉者解其意而愚者亦能舉其辭羣飲  
河源各滿其腹月之朔望坐臯比於澤宮聚類探名辨析疑  
義危坐而聽之罔敢弗若於其訓者時周視殿廡堂齋橋門  
池泮屏壁牆欄皆非其故入啓聖公祠顧瞻其榱桷繚垣愀



然歎曰此吾事也衆方以爲時詘舉羸乃公不緩一民不鳩一士出二千石之俸而爲之庀材度工棟楹之撓折者撤而新甃甃之故缺者易而備宮牆之漫漶者治而明輪奐改觀黜聖相坎旣成進諸生於堂而命之曰多士知學乎夫學有基不修且壞有門不闢且蕪言學之不可以已也方建昌之初營是學也計當不遺餘力亦旣有基而有門矣爾多士以忠信爲基講習爲門須以時葺之母負吾所望也易有之富有而日新多士日游於此中其尚收詩書麗澤之益以自新也哉於是多士咸退而歌之曰有儼者楹孰傾而成有翼者程孰昧而明惟我趙父衆人之母引掖鼓舞勸學良苦有門有基日新孔時不敖不嬉切切祁祁郡博蔡君朝諫等聞而歎謂化之速也各捐貲而貞珉勒之述其言而余爲之論次

若夫所以教則公之身教心教言教者備矣公諱元吉別號慎所廬之合肥人登萬曆乙未進士

萬年縣學記

蔡毅中

三代而下有學無祠至立魯相晨廟碑後夫子之祀始崇然天下猶有有祀而不麗於宮者至宋始合一焉故凡建都立邑必擇地之形勝高明足收一方風氣者始爲立廟築堂蓋爲國家興賢育才教學爲先其意遠矣萬年縣建於正德姚源兵火後取鄱餘貴樂四邑之土成邑縣治則坤靈形勝也學宮建於縣治之右未幾卜弗吉遷於郭西未幾卜弗吉乃遷於縣右今九江道是也自正德至今百有餘年矣科目僅三人而登第者一官不過郎宿識者曰學宮之故卜遷數十年如道旁築舍餘杭陳公曾獨憂之計偕與余謀之都會而



難其地余曰曷以縣東擬建前人九賢祠爲之十年來三易  
令嘗與言卒無應者顧公以壬子入覲余亦起官使署畫謀  
夕計之公曰業從諸生請已舉事矣見其色欣欣其神翩翩  
若不能一日落成者歸與彥章先生殫精竭神從事各捐俸  
若干不煩百姓不請公帑先移大成殿以奉神主更新其材  
次移櫺星門次移兩齋次創明倫堂於殿西次移鄉賢名宦  
祠於戟門外次移正廣文宅於殿西改彥章署爲明倫堂署  
移之門東以明倫後爲啓聖祠以西堂基爲兩訓宅聽睹者  
無不嘖嘖稱賞嗣當科第雲仍無疆維庥矣雖然科第其一  
事也當必有大聖大賢應昌期而生焉江之西自開闢迄今  
風俗以不志道不講學爲恥故忠臣義士孝子順孫義夫節  
婦較海內獨盛即萬年傳雙峰饒氏之學士風獨醇於他邑

而鄙餘貴樂屬萬年者未嘗無科第也問諸生以姓名多無  
知者語及雙峰先生則雖深山窮谷之士皆知敬重之則人  
之所以貴於天壤者不專以科第爾矣況進而師之有夫子  
在則所以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紹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  
太平者必有大學之道在矣記曰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也  
學其本是乎學其本是不乎乃揮汗爲之記云公諱原成無錫  
人以國子師出令顧涇陽先生從弟彥章姓郭諱延賢泰和  
人以舉人署事鄒南臯先生之高弟也

重修興國縣儒學記

謝詔

平川之有邑也自宋太平興國七年始也其有學也自置邑  
始也距今五百六十餘年創徙廢興之故載在邑志班班可  
俚指數矣嘉隆之際兩盧侯嘗一再修之歲久而圯迄今朽



蠹弗支風雨所侵而榛莽所翳睠此賢聖之宇譽髦之林豈宜屑越若是莅茲土者顧瞻低徊寧詎無意或以時訕而難舉羸或以逡巡而重改作惟其身之得代而以遺後之人因而循之後且復然卒之敝日益甚費日益不貲所稱謹庠序之教者當如是耶溫陵嶼梅吳侯自順德而移興國也歲在萬曆辛亥侯夙負材名以文飭吏下車之始即祇事於廟學覩茲窳壞有慨於中進多士而語之曰某也不力辱在師帥惟是儲才養賢之所翦焉弗葺師帥之謂何撤其舊而新是圖是誠在我已又曰惟茲大役用徒實繁民信未施胡可使也盍少須焉踰年政通人和四境阜序侯曰可矣持前議就學博王君與之謀謀既協迺略基址迺程土物迺具畚築量功命日以授掌役自禮殿兩廡戟門櫺星門以及堂齋祠舍

暨於庖湢以莫不飭拓湫隘於爽塏易摧剝以堅完加漫漶以丹堊廓卑陋爲闕麗周垣環繞綽楔高張巍然咸備罔缺已又採形家言謂中衢稍敞水弗聚也地俯而下勢未昂也則改路於東用迎生氣建敬一亭於高阜以象華蓋增卑益下攬秀擷奇地靈鬯而人文開煌煌大觀於斯爲盛矣經始於壬子冬十月明年冬初遂告成事然其費出諸俸廩不以煩民力取諸僱直不以私役勿亟而成衆不知擾蓋侯之才精敏強幹區畫周詳以故不疾而速如此今此多士嘉賴賢侯鼓篋絃歌樂有寧宇先是侯嘗從閩中購集經史百家繕本庠學舍以資諸生誦讀諸生每月朔望竚瞻麾蓋泣止泮宮啓函展卷北面而質疑問難厭飫於仁義道德之譚沈酣於禮樂詩書之府幸藉般倅引之繩墨其所造就殆與廟學



而俱新乎多士深德於侯聚族而謀所為報其道無由則請於其師王君偕其僚謁余為記侯名宗周字熙偉別號嶼梅福建南安人甲午鄉進士

萍鄉縣新創磚城增設護隄記

姚一理

萍以望縣名州聞天下而自漢迄元垂二千年載籍未有紀城池者豈承安襲治可無備歟抑因循玩愒遇變不能卒圖歟或運移事改興廢不可明徵歟母亦工繁費鉅當職者視官如傳舍憚一勞而不遑為久逸舉耶無論隋唐宋元來竊據長驅事即正德間瑞賊百餘猝至直突如入無人之境庫獄不守則以城池不備云爾隨因郡寇游起興築土城始其役者知縣胡君珮嗣而葺者知縣高君桂但壘土為垣無女牆迨嘉靖間架木覆瓦補敝支傾楊君自治蔣君時謨黃君

臺輩咸後先寘力焉夫閱時觀變城池繫重可前睹矣然考郡志載正德始築土城周圍一千三百七丈五尺高一丈六尺址濶一丈五尺面濶九尺而城圖亦繪沿城雉堞四面如一覈其實則當時惟築岸城週止西北若東南濱河民居列匝未嘗有城又焉有堞究其設險之所利賴此豈可以緩急恃乎今上明燭萬里心闡八荒萬曆十年詔天下州邑未城者咸城之而萍鄉新創磚城之議由茲始焉巡撫都御史王公承制發藩帑沒官貲三千餘金檄郡貳守陶侯令知縣沈君校縣丞周宗夏典史吳江共董其役初議岸城五百六十四丈五尺河城二百六十七丈五尺而河城較岸城得九之三每丈砌石為基連堞高丈有五會工料磚物約金五千五百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十一年



西江志 卷一百一十一  
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十二年春河及岸  
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沈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  
任事若是其難也夏巡撫都御史馬公申檄陶侯親督終役  
侯於是量日鳩工不愆於素址基薄則培之馬道狹則拓之  
措置有方綜理縝密費不浮而食不縮民歡趨之維時守道  
戴公巡道沈公又以贖鍰四十緡佐之民用益勸既逾月遂  
告成功蓋始以陶侯而終亦以陶侯焉凡闢八門東來陽西  
連湘南達秀北通楚四正門東南三小水門學前建木欄植  
桃李曰禹門則侯自書額也冬一理捧檄來知縣事欣然與  
兆姓齊民同觀厥成次年春兩道會日親行部閱視城垣水  
衝要害諭以贖金十五砌築石磯三座用木爲椿竹爲棧殺  
水勢捍驚濤一理無似初視事即以城基蓄水爲虞竊議木

椿竹棧猶未足以支水患莫若於沿河增設護城石隄長以  
丈計須百高以尺計須五濶如其高人可通行城得輔址擬  
諸三磯功當數倍也顧所捐金儉不克舉羸一理復請以修  
衙公直三十金益之不足則取給於兩造之贖入兩道報可  
遂如所請築之按郡城世傳爲漢灌將軍作史無載筆而縣  
舊土城載於郡志亦未見實錄矧今新創磚城增設護隄春  
秋所以重初城之書者也爰記本末且圖勒石垂示將來

新開龍南山路記

王宗徐

龍南界虔州南際萬山盤錯縈紆百餘里涑水支折載舟溯  
洄盡邑之轉輸經水行者必道龍頭會一邑千派之注湍悍  
峻駛亂石交錯其中蹲踏礫砢廉利如劍舟者一失勢往往  
有碎溺之虞夾岸兩山綿亘天際壁立冬涸石出猶可綠步



登躋自春徂秋霖潦汎衍褰裳揭涉顛隕在指顧間邑侯岷  
泉王公萬曆甲戌筮仕茲邑至龍頭親履其險慨然思所以  
奠之廣詢博訪惟害是除若得緣山闢路以便往來雖重費  
不惜於是予族兄王宗蓋以耆民應命陳疏鑿之方侯審其  
可行遂委修督乃捐貲庀工攀危磴陟巉巖摧剛焚泐延緣  
梯棧凡開道三百五十餘丈又建架壑石梁一座以便魚貫  
引致之勞於是水行陸挽兼濟永集積世宿瘁一旦若此方  
軌中矣工旣告成僉謂余附隸之民將世世蒙休不可以無  
言余謂除道之令王政所先周禮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  
其山林川澤之阻而使合方氏專掌達之蓋聖王便利生民  
之大德猶元氣之在人身周運無滯一或壅蔽希不垂於斃  
如龍頭之害於人甚矣束隘峭紉開鑿旣艱又水道所經更

無別徑茲也殫人爲以平天險輸神機以代化工巍然於千  
百世之上而書然豁啓於千百世之下其茂烈所表豈與  
夫寸禪尺益者絜比多寡哉語有之活千人者其後必昌信  
斯言也侯所食報寧有旣乎爰記此以俟侯名繼孝字純甫  
別號岷泉姑蘇崑山人

棲賢書院記

黃汝亨

棲賢山從池溪而東去壇石縣治八十里踞潤陂司之右按  
志載唐撫州刺史戴叔倫嘗居此構明經堂其上地鄰東鄉  
干越間令折腰送迎至此必勸則望崖而返余初至迹之不  
得時時見蒼翠拂面清林白石繡錯蓋映意其間有異人靈  
祕在焉客秋按志而索之從金剛寺左徑披林莽而上得書  
院遺址不盈半畝而溪山繞集不減輞川圖畫詢山僧里老



俱稱有戴翁棲隱仙去亦不詳所自而余門人金孝廉廷璧及諸生萬年祝五六輩家潤陂市因與之歎息搜討乃知即戴叔倫書院荒於林麓荆榛間數百餘年矣其山院基爲故大中丞張公百川所有今歸季典史栻栻亦家其傍卽爲余督羅溪橋岸有津梁功者也往戴公爲刺史時遇歲旱作冷泉陂卽千金陂也遷守饒州多惠政退隱饒之東湖復移隱此山棲遲三十年自稱小天台世人悅其賢遂稱棲賢山也而公故潤州人字其溪曰潤陂蓋不忘戴公也按唐集有除夜宿石頭驛夜發表江越溪村居諸詩卽其地云予因與諸生輩箕踞其上召山僧里父老相顧指點眺覽其最勝處則青山四面碧溪九曲戴詩所稱清溪流過碧山頭者眞實錄也前峙而遠映者名學堂峰胡居仁讀書處也左挾而峙者

一名福被岡係周仙修煉處又一名石螺峰袁潤陂市通干越之龍津焉右挾而峙者一名雄嵐峰係浮丘伯修煉處又一名五彩峰漢高祖功臣吳王芮所生地也稍迤而西爲海崇洞先隱士臧嘉猷讀書處有南華觀迺羅必元書屋遺址皆此山德鄰也而山之後松檜千餘株山石綴青點碧爲蹲爲卧魄磊而英多不可勝數望其水紆迴浩渺走瑞洪合鄱陽入於江蓋地不踰數畝兼撮江山之勝古人三十年肥遁臨溪枕石詎無意乎因相與浮白而歌襄陽之詩曰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蹟我輩復登臨戴公去今幾千載安可遇我輩而名山高隱湮沒不傳乎哉諸生輩乃躍然領其事謀復棲賢書院之勝季典史亦慨然捐其山若干畝出以相餉曰願還戴公余爲捐俸三十金東餘諸生葉應華



等及里居好事者咸共醵金相佐所費二百金而羨而落成矣徑從潤市傍水而入禪寺側起一坊曰棲賢留勝歷磴尋尺而上所謂學堂峰者爲堂三間榜於簷之前曰清流碧山閩人李伯東先生筆也其中仍戴公舊名曰明經堂而左右書屋各帶以短牆其後起傑閣一諸生欲置我百尺上余曰此舉本爲戴公毋令余羶附作千古笑端名之曰寓閣古今皆寓也今求所謂戴公者安在哉閣之下即題置高隱戴公先生一座左右小屋各一楹於明經堂相綰亦以短牆匝之後顏一小扁仍其題曰小天台工起萬曆甲辰閏九月竣於乙巳夏四月山前後林木峰石禁勿侵伐侵伐者即本業主亦坐以毀滅先賢罪古人愛其樹思其人即潤陂之遺亦里父老子弟意也戴公諱叔倫字幼公號玉屏潤州金壇人舉

唐德宗貞元進士仕至容管經略使加金紫贈譙縣男山院四至列碑陰

忠孝節義堂記

鄒德泳

夫忠孝節義之關於世何如哉儒者盡高其品曰斯其爲人也魯野之麟也岐山之鳳也今試使百里之內有麟遊於郊鳳鳴於庭則人必欣躍奔走而求見之而郡國必上其事於廊廟在廷之臣必交口贊爲繩振之祥文明之兆上章稱賀以爲上瑞然則忠孝節義之關於世也可容易視哉予頃者葺修家乘欲訪吾吉三五世家而叅之或人有一行焉或家有一人焉則亟爲稽其發祥之所在而識之庶以考其世而尚論焉而竟未有如西昌南岡之周族者考周自紀善先生當靖難兵至誓不苟生灑血書紳從容就死此其孤忠勁節



載在國史與日月爭光者勿論自時厥後則有力護祖塋竟  
死墓側如慶翁者有遠奔父櫬反風全棺如仁傑公者有禱  
神封股竟至活母如顧齋公者有冒火毀目救全父棺如

公者有先後捐貲建祠為兄弟子姪完配并酬夙負如月  
溪公養浩公南橋公者不下數輩化及閨闈內行純肅則又  
有矢志未亡兩承旌詔如蕭氏張氏者又有王氏年甫十七  
夫亡身殉自經而絕者更云烈矣夫臣焉而比干較忠子焉  
而閔損齊譽尚義與希文比高植節與共姜合軌竝令齒頰  
流馨編帙生華雖吾吉賢品媿行故自不少而求其為萃瑞  
之門則唯周為最矣於是周之祠成而年友某以書徵予為  
記予惟吾吉山川秀異較江右各郡獨殊而西昌則武山亘  
其北贛水襟其南神岡螺鷺諸名勝蜿蜒崔峩經緯錯絡故

西昌較各邑又獨殊造化之精英特鍾之於人是故楊有文  
貞王有文端羅歐兩文莊與周之後先諸賢若此毓一麟彼  
騰一鳳角奇競秀莫肯相遜此其關於世何如而謂有可比  
隆者乎且非獨此也如春氏初起進士令吳而吳人德之至  
今盟心報主而志惜未竟歸則為二尊人營建宅兆間關跋  
涉不遺餘力而邑之大利大害與夫族義之當興當除者必  
損厚貲以率先如興學水利以及祠之落成皆不難獨力任  
之則忠義節孝一脉如春一人又兼之使後之論世者周尚  
未有艾焉此又吾吉當代之瑞而如春氏之心猶欲然若不  
足必求所以詔後之人者予豈能復贊一詞姑借以與如春  
氏質之還有以啓我也

新建鍾靈橋記

蔣如奇



信當八省之衝而郡南大江從懷玉諸山水若建瓴下閩越  
往來自皇華使以迨行旅輿馬徒役輻輳於斯向嘗設浮橋  
以濟而洪濤激射鐵維易蝕則七十餘舟遂若漂葉行者  
淹日磧坐遙相喚一刁抵岸則競渡爭先或不勝載往往覆  
沒傷人爲多前守俞公謀易以石闔郡歡踴贊其成計費八  
千九百有奇而驛傳朱公出郵羨給之朱故上饒令易以石  
其雅念也強半就緒俄江流驟溢商木結筏乘漲而下衝擊  
盡圯某年冬不佞以民部郎出守信甫莅信詢民間之急而  
僚友貳守鄒君通守吳君司李李君僉曰信徼天幸頻歲稔  
民不病饑而病涉郡南之石梁最急也已而詢之薦紳以及  
青衿僉曰信以風氣奔瀉故貴不再世而富不百年若直郡  
南而梁之寧惟孔道之不梗將風氣攸賴人無不樂趨事者

已而復詢之耆耆又僉曰疲如信而行李之留滯者舟楫之  
摧折者膏血之飽魚腹者問諸水濱職無梁之故曷若梁之  
便於是請之中丞房公借驛傳支羨若干緡罰鍰金若干捐  
俸若干相與謀經始得址於舊橋基之東數百武土剛而涯  
迫可以永久起辛酉仲春至癸亥孟冬而告竣厥修若干仞  
厥廣若干軌行者足相踵目相瞋而歡呼相屬曰今而後庶  
幾無病涉哉先是淫霖爲災毒蛟乘之澎湃幾及於脊人無  
不爲新造危者雨霽水落屹然如故得天也橋未實以土行  
者絙木而度忽兩涯之民不召而畚鍤交集堅若勵矢矯若  
垂虹得人也天與之人趨之臺藩臬司培溉之左右僚屬協  
贊之縣令經營之而僧明通復任事而終始之不佞何功之  
有焉橋成有欲以蔣名橋者不佞謝之曰昔李冰之橋於蜀



西江志 卷一百一十一  
蔡襄之橋於閩被以七星萬安之名不聞以姓夫豈有意爲讓乎其心必有不能自居者矣自是而賢哲代興敬從薦紳多士之期而表之曰鍾靈云

龜川董先生祠堂記

葉向高

今之學與古之學吾不知其何如也試即其言論觀之吾夫子之聖也猶云語上語下擇人而施至性與天道則終身祕之蓋總魯論一書其學問規條森然具備然大要就其切近精實者導人以易遵而留其高深元妙者俟人之自悟蓋聖人之意遠矣後之君子一有所窺則昭昭然揭日月而行執途之人而語之曰何如爲性何如爲命何如爲盡性至命彼途之人亦唯曰吾已知性命矣問其所以盡與至之方則曰此不可思議也不落言詮也嗟夫此七十子之所不能聞者

而今途之人皆得聞之尼丘大聖之所不敢言者而後之君子皆哆然言之是亦不待人之太高而立教之太易也哉吾不敢謂言者之盡無所得然而使天下之人相率從事於不可思議不落言詮之境界則其教雖若易而反難循其所得雖若精深而反以恍惚而無據然則今之學與古之學可槩見已江右於國朝固儒學之淵藪也二百年來修人學士代興輩出而其學亦遞盛遞變不局於一途蓋至今日而盱江之學廣大直截學者靡然宗之然其後亦不能無弊此非獨盱江之過也不善爲盱江者以其廣大而爲廓落以其直截而爲高簡沿流迷源遂生得失臨川有龜川董先生者嘗從鄒文莊游以布衣講明聖學得文成三昧然而先生之學雖得自言外顧獨以躬修實踐爲主食貧勵志孝友敦睦斤斤



西江志 卷一百一十一  
然置身矩矱不少踰越其道雖不得用於天下而稍用於家  
與鄉亦既有明效矣中年以後教授里中所成就甚多厥嗣  
司寇公遂以庭訓爲世名臣蓋先生造詣深而迪履實見地  
徹而言論輒依於平正有廣大直截之趣而無高簡廓落之  
病非黜思議非落思議非離言詮非執言詮砥柱末學使無  
橫流先生其人哉先生沒邑人士請祠於鄉而司寇公復即  
故居江田爲祠奉先生俾董之子孫烝嘗勿絕而命不佞記  
之不佞嘗聞西江士大夫誦說先生行誼及今所聞於司寇  
公先生真儒者也儒者之俎豆其大者乃在天下次亦在郡  
邑若家之宗祊則孝子順孫以是申報本追遠之念非輕重  
於世道也然明興從祀之典每慎愆而不輕畀而郡邑之祀  
間或有所濫而不盡當其不輕畀者旣非人子之所敢望而

其有所濫而不盡當者即得之而人子欲揚親之美者尚恐  
其不足以傳信於來許故私爲之祠祠爲之記非獨以申報  
本追遠之念亦欲使天下後世考其事而想其人因尚論其  
生平則其所爲躬修實踐挽末學而昭聖統者亦可以見其  
於世道未必無輕重也司寇公所以惓惓茲祠而欲得余之  
一言其意或出於此歟祠有堂有寢室有儀門其外爲坊表  
環山帶江江中有石如龜則先生所爲號也經始於萬曆丁  
酉仲夏成之日爲是年孟冬

九江太守邢公生祠記

余少從先大人於潯陽習其山川風俗與其百姓之所急考  
覽其郡乘自漢以來守土循良勤恤之吏自宋均而下不過  
數人豈非難哉今去先大人爲別駕時已二十餘年而潯人



猶與余往來不絕詢及郡中事無不極口今使君邢公之治  
行其感人之深至於闔郡奔走聚會爲之弓鞬被祥不啻若  
家人父子然此即古循良不多見者余方爲潯人喜未幾公  
以憂去潯人涕泣追慕肖像以祠而其士大夫子弟至馳千  
餘里乞余言以志不忘余見今之守令無功德於民而浮慕  
畏壘桐鄉之名以覆蓋其短而其民亦窺其意之所欲得而  
妄爲之俎豆以中其歡上下相愚漸然無味蓋衰世之弊一  
至此也有如邢公祠可哉祠可哉始公之至郡也民苦積逋  
猾胥乘之得輕重其手公差其賦役而爲之限書之於單而  
戶給之緩急多寡比率從事官無致期併責之擾而賦額漸  
輕臺使者下其法於十二郡無不便者公又革坐封裁糧頭  
節冗費嚴兌銷弊竇悉清民歡呼輸納使君生我我何敢逋

也郡役夫受直於南昌枵腹而待哺莫之急也以愬公公曰  
吾潯賦宗祿矣越三百里而輸之南昌胡不兩易之而兩利  
之議上當道無以奪蓋役夫自此不枵腹矣封郭桑落二洲  
堤壞齧田數萬頃無任築者公以冬春行堤導其淫而障其  
決公在郡而水不爲災也田皆畝鍾遇旱則步禱禱無不應  
以豐歲歡民積粟實社倉以備不虞又時其災病而醫藥之  
所活無算月旦則行鄉約詔以聖諭聽者灑然思當公指矣  
有訟師賊魁爲民害者教戒不悛捕治之悉論如法自是相  
戒無敢犯公又精於讞斷德化民趙守彥與傅五九宿仇也  
彥夜被劫晨遇五九貿布於塗執以爲贓訟繫之所株連甚  
衆半斃獄中公驗布廣狹不類白其冤盡釋諸逮繫莫不感  
泣胡劉二姓爭牛牛大小同即其主不辨也毛而別之又



得公令齒驗之以牛歸劉胡不敢言亡何獲其牛於盜家愧  
伏待罪諸豪訟者聞之望公庭而返曰公實神明何可以無  
情嘗公也公自奉廉不輕貿一物市肆晏然至於學校祠廟  
先賢遺跡有可興人文裨風教者不難出力營之雖費無惜  
嘗建文昌祠飾城隍廟建武城祠祀先賢繕思賢橋豎浸月  
亭百廢具舉又立社學簡民秀衣巾其塾師大修學宮庀祭  
器俎豆之典無蔽無濫歲時至學行禮羣諸生而課之藝厚  
其楮穎察其不能婚葬者資助之而時勉以行誼士皆感奮  
計公在郡僅四年所規畫創監長育教訓其利澤可數十百  
年而未竭潯人之戴公欲尸祝公雖出於一時而其心嘗若  
數千百年子孫世世奉公而無休已蓋至於讀為公被祥之  
辭真懇溢出唯恐其嗣肩之不蕃而食報之不遠然則今之

長吏其綰結於人爲所思慕未有如公者也往余在潯時聞  
諸大夫言潯四輪之國瘠而澆難於綏馭故凡有不得志於  
官者率未免委過於其地乃先大夫以一郡佐所至見思思  
而輒爲祠以祀至公守郡復以士民之意請學使者秩祀之  
學宮然則潯地雖疲而其民風之厚人情之易感較之海內  
亦未有如潯者也公之見德之深數十百年而不忘也宜哉  
余雖未及承公下風親覩其行事然度其人必真誠悃款發  
於中心達於面目不言而人信之非粉飾鋪張塗人耳目者  
可望萬一此其所以惓惓慕悅於先大夫也今者公之祠成  
而效一言以不朽余真有不吝辭者矣故因士民之請書其  
事俾勒之石

來蘇古渡記

陶履中



海內之以來蘇名其地者實不一處蓋以眉山兄弟頻罹遷  
謫凡僻瘠遐荒之鄉足跡幾徧也嗟乎當日之忌之者惟恐  
其逐之不遠而後人之慕之者惟恐其招之不來不大可感  
哉且在他處每得其一先生見過即詫爲不朽勝蹟獨此盈  
盈一水之濱能竝邀其兄弟邂逅天涯墟倡荒和是日也似  
罄眉州之所有移而之筠州矣江有嘉客蜀無居人山靈幸  
之況人羣乎及讀其自黃寄筠賡答數韻則尤喜小蘇以東  
軒長老坐致雪堂師兄也九京可作余將轉而質之坡公公  
能不啞然作篔簹詩酬我且以粥飯主人屬清貧太守乎因  
記之以俟千秋之問津者

貞節堂記

劉 鉉

堂以貞節名蓋所以勵風俗正人心植世教爲天下勸也然

貞節之在人自非持心堅固不爲饑寒禍患所移矯矯然至  
死不變者有弗能焉此弋陽黃節婦貞節之堂所由作也節  
婦姓李爲邑望族乃大理少卿公奎之妹年甫笄歸於潭石  
黃澄瀾孝舅姑和妯娌佐家以勤事君子以敬不數載澄瀾  
以疾卒時節婦年二十有一號慕殞絕誓不再天悉屏簪珥  
不事華靡稱未亡人子二俱幼長琮纔二齡次琰尚在襁褓  
而長育之勤紡績以供衣服茹哀飲恨寂守閨門累旬經月  
未嘗輕出庭戶子旣克立俾琮理家務以紹先志俾琰從師  
讀書以擢科取仕今白髮種種壽邁五旬冰霜之操彌老彌  
厲有司歷舉其實具名上聞援例旌表今監察御史溥澄瀾  
之從弟也徵名筆大書貞節字扁於堂而請爲記余聞忠臣  
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古有是言也爲臣忠婦節人所難



能以弋陽考之自疊山夫人李氏後寥寥罕見今於黃節婦一人見焉良由以少卿公爲之兄及夫澄瀾之族皆崇尚詩書其于廉恥禮義聞見熟而陶染深故能然也自有此堂而鄉閭郡邑莫不聞風興起求無媿於節婦將見薄俗以之敦人心以之正綱常以之立矣有補世教何如哉

重修黃坂陂記

陸鳳儀

玉山當上流盡處地勢陡絕若建瓴然每雨集則溝澮皆盈簷漏未停而轍涸如故萬畝鱗次仰吸冰溪邑故置陂所以防旱魃也然歲久易湮豪右又從而侵佔之官司雖有專責而當事者浸不爲意以故瀦蓄無備易盈易涸歲耗不登室鮮蓋藏者非直天時爲之也丁丑春晉江周侯令茲邑溫良樂易廉明有威始下車達觀厥邑喟然歎曰敝哉邑也民何

以生乎遂靖事節費約已裕民興利除弊善政縷縷其大如修文廟以妥聖置學田以贍士建橋以利涉節夫役之勞清詭糧之弊修文筆改城門百年曠墜一旦俱舉水利一事尤厯厯焉適少尹章君至度其人可與共理侯乃下令於邑中曰余爾牧也忍視爾敝今與爾復而陂謂章君曰水利君職也而往監之旣厥心焉於是諏吉鳩工畚鍤齊舉約畝受方宣勤田畷報程餽夫走饟湮者疏之齧者築之廢壞者更之爲豪右所奪者復之舊陂虛薄惟填土於積薪之上故水振而易潰且築且圮迄無成功君則下列松椿以固其址上壘巨石以障其流旁開函竇以殺其勢延袤各數十尺洪濤衝激屹不爲動引水由川以注於澮而澮有閘由澮以達於田而田有坪支分派衍遠近洋溢雖亢旱逾時而澤不告竭又



為立久遠之制某陂灌至某處計田若干頃某陂立長某人  
陂甲隸其下灌溉以順而逆屏者有罰啓閉以時而盜洩者  
有禁區畫曲盡綽有成規皆章君之所底成焉槩邑而計之  
為陂二十餘所而黃陂拓陂靈湖用力尤多焉自冬徂夏功  
乃告成嗣是轉瘠卸鹵田化而上野無曠土歲書大有是役  
也上以仁率下以義應佚道使民民忘其勞利在玉人世世  
享德焉君子可以觀政矣玉之民飽二公之德伐石樹功無  
忘大惠匪私也周侯名日甲號翠坡閩之晉江人章君名元  
緝號梅岡直隸青陽人

遊龍虎山二十四巖記

徐學謨

出貴溪龍虎山一里南迫大溪溪水淙淙自東來礫滴而西  
走深僅沒股其澄瑩可鑒毛髮余既宿上清之明日始訪仙

巖漁者先刺小艇從溪邊候沿流進艇迅於激矢稍折而西  
南行溪傍萬山稠護林立草木翳如窮目之所止不知底極  
中無栖廬四顧闐然非復人境又南行二十里溪漸縮水益  
駛崖石陡絕上嵌空碧日光閃之頗駭矚不可辯識而東崖  
尤勝漁者曰此入仙巖之始也巖凡二十有四總之名仙巖  
云其初一巖若三人頽然立水側拱余而前者曰三教巖其  
一人俯而瞰溪者曰觀水巖巖之凹置厩具數處扁木橫列  
差若貝齒或啓或閉或整或墜數以時變農家指以驗歲者  
曰仙倉巖自仙倉巖而下為酒甕巖有陶罌敲貯巖中巖頭  
若古塚囊一棺而暴其半者為仙棺巖棺白色材如今人所  
用他巖棺尤累累有規形而銳首者稍異其次曰藥羅巖有  
石磨一旁施藥羅即今醫肆中所陳其次曰丹竈巖巖之故



竈彷彿頽廢惟敗塹壅之尚有水淋火煉之色其次爲木屐  
巖以石形類屐故名其次曰杼機巖若轉空軸而待織者曰  
馬廐巖兩柱間縣一櫪若將負芻而秣者曰鷹架巖一木衡  
之鷹已飛去而洩滓常積又其次曰染具杵臼二巖其架軸  
舂碓之器宛然森列已刺舟邇仙樂巖志云其中嘗出絲竹  
聲穢而聽之不可得迴睇其上忽大風吸動若有物伏巖中  
眺梁驚躍恍忽介余之側者類獅類犬類羊近觀之皆石也  
是爲獅子仙犬仙羊離列之爲三巖而下爲轆轤巖世傳其  
巖嘗突尺木閣巖外懸汲器以綆斂縱之後狎於武人綆木  
遂沒而僅露其半今并其半不可觀而轆轤之名不廢有土  
爐一具旁羅諸鐵器者曰鐵爐巖雜委諸工料狼籍不除似  
將營室者曰泥料巖又有壑而舟橫者竇而牀列者雖去人

遠甚儼有形似其名曰仙船巖曰仙牀巖栖眞巖最高無他  
奇以其巋壯瑋怪有重樓複閣之勢故名其末巖爲奕棋巖  
志云巖中有石棋枰若有兩人對奕者以非足跡所至不可  
考驗蓋至是徑十里而二十四巖之勝始盡漁者爲余歷歷  
指點如此其末巖之岬爲慈悲大士院坎山而屋之者懸崖  
百仞上有綴屐羽人棲之二十年矣弟子從其下日絙應器  
以傳食余疑神仙之說久矣以爲必有則堯舜周孔生而神  
靈即有仙者疑莫過之而享世之數顧下於彭聃謂其必無  
則今諸巖所示幻迹皆生人養生送死必需之具彼其巉崖  
峭拔下臨不測即猱猿不可攀附豈人力能致之即人力可  
致而其具皆金石土木陶瓦爲之歷風日霜露雷霆兩雹冰  
雪之所剝蝕必有漸盡之會而自有巖以來不知幾千萬歲



其金石土木陶瓦之具至今與巖而俱存豈真有呵護之者耶莊生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此類是已余目之所及見者故書之以俟好事者共覽焉

建昌府學尊經閣藏書記

左宗郢

余行役四方得收覽天下圖籍蓋備員奔走者十年歷臺班九載及還山幾充棟矣或有為之謀曰書積矣盍以貽諸子孫余曰隘哉昔人云子孫未必能讀抑讀何必子孫也盍出諸市不愈於飽蠹乎余曰鄙哉聞市書不聞以書市也余茲得所藏矣學宮者先聖先賢精神之所凝棲典墳丘索之所輳集博士弟子之所遊覽官司大夫之所稽覈舍是吾將焉藏客又進曰噫吾見藏書學宮者矣始則披其籍犁如也井如也抽其帙爛如也不數年而存者什五又數年而存者十

一二逮十年後蕩然僅寄空名於舊版其為漢壁為秦灰也了不可問也子是之舉亦迂哉余愀然作而曰子過矣以書藏學宮辟則星麗天而流歸海也得所藏也不可易也且在則人亡則書聖賢之心至今在則聖賢之書詎泯泯耶余姑為吾所得為不能知所不可知子過矣守斯藏也發所藏而讀之不虛藏也以竢後之君子

宜黃永豐陂記

周邦傑

按星官羅堰主堤塘九坎主溝渠農丈人主稼穡與天田聯絡於斗牛東南君子在位田野闢封洫潤則其星明吾郡當斗牛南域宜黃又當郡南尤足占候天人而觀風良牧宜治涉河而東數里許有高陵廣野町畦繡錯老農老圃出入棲息於豐草長林之中者可圖可畫乃其地土脉至勃水泉不



西江志 卷一百一十一  
滋舉數十百頃之青精黃雲安所待澤乎故有小堰堰宜水  
為渠以資灌溉謂之堰陂因陋便名久亦湮廢尋或修之卒  
無升斗以遂波臣之丐嚴陵王令公之涖宜也既手取其民  
而噢咻之又知是陂繫一方利便其為噢咻匪類也於是采  
輿議於其人相地勢於其野謂舊渠之所以易涸者堰道下  
也乃因舊渠故道增鑿新渠二里許直抵上游乘高絕流而  
為新堤橫蹙溪水瀉入渠中如膏如練滌迴潤澤於畝者十  
餘里歲大穰穰於是令公政事之暇率賓從酌芳泉以落之  
槁壤枯原一旦雲屯川泳仰瞻天田羅堰諸星若為之增輝  
於牛斗鄉薦紳率父老子弟進而請曰秦鑿涇水相愚於霸  
術耳尚有鄭國之名令公之鑿斯渠非王政耶願因令德標  
之嘉名公不自以為功命曰永豐永豐云者永有歲年為民

徼福於陂蓋無窮也諸薦紳三復永豐之義謀一言以記之  
不佞聞令公之為德於宜澤周河潤類若永豐然者更僕未  
易悉數第盡力溝洫即神禹之聖孔子猶以為難能而追叙  
之雖令公之功視神禹不無廣狹巨細至於萬世永賴則信  
乎不在禹下也昔張乖崖守金陵每問好官員於過客得張  
晞顏之治萍鄉而薦之無他惟以入其境橋岸葺田萊闢野  
無惰農夜則更鼓分明而已今令公治行度越萍鄉者殆相  
萬也而過客之訪必有乖崖其人不佞所記者特以垂茲役  
之美於不朽耳

清江鎮復古堤記

梁士濟

瀟江之水來自大庾踰庾嶺而北為章江石磷磷不盈尺行  
三百里達於虔而與貢水合章江始大又三百里為吉州踰



西江志 卷一百一十  
吉州三百里過袁河為瀟江瀟江以上為金川為玉峽夾岸  
多山而水未大會無所事堤自金川至瀟江平疇衍曠加以  
袁河而浩汗滉漾霖雨時至慮殫為河矣故堤防之興自樟  
樹鎮始繇樟樹而劍江而南浦踰吳城入於彭蠡放於江而  
水始獲所歸故樟樹江省一鉅鎮也治水最亟焉初余取道  
瀟江見圻岸壘壘皆水之齧餘也迨縮綬而來則兀然金湯  
雄峙矣縉紳先生曰前香山盧公之剏締也水循其道吾邦  
千百年無事矣沂流可三四里有故堤遺址馴水勢而東之  
毋為北門患蓋先民之遠慮焉往十餘歲水大決則築新堤  
以自救迺徙內十餘丈堤益退而水駸駸遠樟樹之北關從  
古堤遺址迴望巨浸汪洋宛在水中央是豈可厝火安耶余  
初眎事即從縉紳父老商興革問民所疾苦給諫祝公曰新

政第一義也無如接盧公之成績復下關之古堤乎爰與侍  
御熊司空聶公蠲吉鳩工而祝公實經始之土取諸湖之  
宜濬者下下而高高兩利也木之值取諸進香之贏餘者其  
入之為民力之普存其出之為民生之捍禦兩成也工計戶  
而均之使傭力者受其糈逐末者輸其值兩便也始於元年  
之冬竣於二年之秋日至而栽霜降而畢費金錢三百有奇  
縉紳先生協助之而郡守王公與余咸捐俸益焉是役也分  
材用平板幹揣厚薄量基址課畚鍤稱餼糧悉祝公定其畫  
既成以授鄉之廉幹者使董之工無浮費役無曠時蓋公以  
其經國之碩畫而寄之梓里焉是役也為鄉國捍患而經紀  
之如其家堤成而公之經國亦稍覘一斑矣興利革害為民  
去所疾苦縣官事也藉力縉紳而享有寧宇且追於愆曠吾



乃哆然誇績最矣

龍河橋堰記

韋明傑

邑故有竹山洞水合於塢溪交流城內環泮宮以達龍河龍河故有橋與兩岸城關相連爲邑者譚燠世建橋之下有堰則其子姓通族所築因設水碓以爲利而一邑之風氣與扞蔽實兩藉焉歲己酉馮夷作祟其勢高出城關門橋堰一時盡圯甲寅秋譚君經濟慨然繼祖志重修是橋越乙卯復圯再修皆獨力肩之橋遂以成至今綿亘而堰則僅存故址後且爲不法者去其所忌浸以蕩然譚聚族而訟兩臺臺檄行府縣議復其舊逡巡二十餘年徒望洋而歎余壬申葺理城垣爲重建左關麗譙建水門高廣以殺水勢厥功固偉將無尾閭洩之風氣大散乎且新土之民飛駕小艇闌入城河設

有奸人暴客溷跡其中何以譏之因與譚君數徘徊水次曰是堰可復也譚君唯唯而咨嗟於衆心之不一專利之多口余曰碓則私而堰則公以一勞貽永利以利益一姓者小而以關通邑之風氣以資一方之扞禦者大且橋可繼先志而堰獨不可嗣前功乎矧有憲檄在即蒞庸何傷於是譚君復唯唯相率醵金積薪負土畚鍤旋施堤址垂就會暑雨橫流仍旋築旋圯余再鼓以作其氣終不以一篲廢九仞也已而事竣相與登城憑橋眺望二水洋洋交瀦學宮之前迤邐虹橋滌迴筆架無復有奔流如箭一瀉無餘令人覩川流而興情逝者不大有裨於人文之聚乎水陸十門而水居其三南浦踞其上流塢溪樹以石柵龍河得此一堰爲北門鎖鑰無復有篙師舵伯銜尾而進爲奸人暴客所睥睨乘間竊發



者不又有益於干楸之助乎是役也計費鏹若干緡爲譚姓通族科派有差議以朝夕錐刀佐歲時修葺所謂因利以導之不損民財不費官帑而實陰有造於全邑者也乃其經營拮据克紹前業令堰與橋襟流如帶不致問諸水濱以有今日則惟譚君之功余特爲記其事勒諸石以告後之君子庶幾無使有不法奸民去其所忌以與譚氏讐而重以拂通邑之同然者是爲記

重修白鹿洞書院記

夏煒

洞自白鹿山人肇基於唐寶曆間訖顏翊李善道聚徒置田歷有宋而增置學舍教弟子稱廬山國學一變爲皇祐末之兵火而寶曆之遺蕩然矣淳熙己亥晦菴先生守是邦拓其制時稱特盛元季之亂鞠爲茂草國朝正統翟陳兩君先後

興理於時列聖重熙宣夫子之道如日月中天而卒有江陵之紛更議禁書院鬻官田三五十年来程拱宸規條於前布衣胡居仁章潢講明於後郡伯田瑄袁懋貞甄收勸課粗反舊觀今按圖觀之得無山陵如故而荒屯未滌補葺未工乎土田如故而磽确未闢侵蝨未清乎課條如故而講席久虛青氈常冷乎自非如唐宋名賢留心世教者彰明而恢廓之終爲山靈笑耳將不在今之主張洞學者乎主張洞學者爲誰則毘陵李仲達也仲達有志尼山之衣鉢擔當主持所爲作興斯文敦倫迪德將令廬山國學直與兩雍諸學宮竝稱不朽則廢者起盛者繼是數之所不能拘通變而不倦者也

喻義亭朱陸同然記

許子偉

余入洞讀朱陸二先生所爲宣諭吾夫子喻義之旨有慨於



中擬造喻義亭於文會堂後麓扁之曰朱陸同然諸士友問其說曰義也者自有天性來已然喻義也者自有聖學來已然二先生安得不然安得不同哉風傳象山尊德性晦翁道問學爲之徒者至分門別戶互侵牴牾若鑿枘不相入後學遂謂朱陸異造衛道之士乃肆爲論辨調停其異而強歸之同余竊疑焉夫二先生學聖人者也聖人之道一而已矣何至背馳若是已取象山書讀之則未嘗不道問學矣已取晦菴書讀之則未嘗不尊德性矣已又取所謂無極太極之辨反復讀之止於一時章句意見之偏而未嘗不歸一於太極矣居則曰朱陸同然哉乃今睹象山發明喻義痛快人心晦菴書而傳之鐫而永之所爲指初學之關鍵而啓叔季之塵迷如合符券毫髮不爽安得不曰朱陸同然哉第余竊深有

感矣朱陸之時去孔孟已遠今之時去朱陸亦遠富貴功名之習淪肌洽髓惟利是趨沈溺者恐復不少即使朱陸生於斯時一引髮而拔之一扣脛而驅之不知遂能令自知愧否能令之愧而遂能令之反求其然否能令然其所然不然其所不然否出乎彼必入乎此離於利必嚮於義余無似正知迷而反嚮畏影而却走之時也嗟乎朱陸之同然孔孟之同然也先天後天前聖後聖其不然而愧愧而求其必然者亦同然也是則余立亭之意也

遊瀧岡記

曾大本

陳伯子爲余言昔永叔仕於朝旣作瀧岡阡表伐石鐫於汴京載舟而旋一夕櫂彭蠡夢神人告曰吾馮夷長也願得瀧岡阡表一寓目焉詰旦中流石尤爲亂舟且覆者數矣衆益



西漢志 卷一百一十一  
三  
恐懼永叔憶神人所告舉碑以沈舟遂亡恙泊永叔歸瀧岡  
會黃魯直爲邑西昌聞其事以文投諸水濱而檄之居無幾  
碑出於瀧岡山之陬傳有龜負之而至焉此則烏龜塘所繇  
名也余始以伯子之言妄誕耳其後如瀧岡視其碑龍文宛  
然視其檄矢音條達所謂烏龜塘者水不渝尺歲旱不涸雨  
集不盈人無敢下視者雖投一羽莫能載焉即溺水不但絕  
影也豈有妄誕如陳伯子哉余跡其事則誠甚怪然則不語  
怪者非歟蓋其事未嘗怪也如以怪則大禹視螭蜒昌黎訓  
鱷魚豈其誣哉實有以致之耳永叔爲其親孝矣魯直爲永  
叔以及其親信矣孝乎親信乎朋友所以致此者誠也至誠  
動物無足怪者伯子曰噫有是哉於表而見永叔於檄而見  
魯直二妙備矣吾子從而記之罔俾二妙專美有宋不成瀧

岡之鼎立乎余曰惡是何言也聊志余所見耳安敢唐突乎  
二妙

春浮園記

蕭士瑋

余世家柳溪楊文貞貽先宗伯有溪影入簾春雨足之句余  
園去柳溪可二百武背市負郭便耕釣之樂而無鳴吠之警  
結屋數椽以畜妻子左帶平原水木幽茂蟬鳴鳥呼頗類山  
谷折西北爲公安亭亭古壇地也霜雪之所摩戛風雨之所  
剝蝕虬枝鐵幹俱已蕩爲冷風煙雲公獨嶷然若魯之靈光  
每婆娑其下令人有遺世之想焉稍前則金粟堂老桂叢生  
其中其東有廊臨芙蓉池從此走嬋娟逕逕濱湖修竹數畝  
便娟可愛因取孟東野竹嬋娟以名之逕窮有洲如月望遠  
樹如薺上則杯山矣山半峙湖中從湖視山如杯從山視湖



西江志 卷一百一十一  
還如螺泛泛於盆中也陟其巔魚遊樹杪人行鏡中樹影俱從中流而見走山麓則聽鶯弄也弄之北有橋橋可百武目力所際波遙似岸岸外固湖也每風發水橫鳥難徑度輒擇邊而飛橋最宜月秋澄輪滿迫以驚湍勢不能圓泠泠有聲其被於地人以爲霜也從林而落風斯瀾矣竟無月焉者久之得山焉曳如練光漸移過樹乃知是月也橋之南古柏林立皆宋元物自此數百武叢篁夾路時避時就輒與人易其藏一丘於曲折之中者宿雲墩也古藤壽樟屯雲宿霧薰風徐來輒爲所留久之乃得去故雖暑月益懷霜氣去墩數十武植緋桃百株稍前則走愚山道也疊嶂夾天角立競出長江一線時見樹杪飄影千章半落酒杯碧知湖外草色如煙白在山腰雲容似帶谷出其足與水爭地水齧其趾撥爾而

怒挾以罡風勢恒欲墮遊者縱饒勝情亦難穩坐旁攀一山往來水上朝似東行暮欲西徙衝寒梅放香聞十里者浮山也山空無人花自開落叅差遠樹微露綺疏是爲秋聲閣矣閣旁種玉蘭西府海棠之類憑欄靜對不惟忘憂可以忘老山南數百武列植木樨坐久成勞拾級而登一樹一臺前帶平湖後枕古樹臺南古樹百章孫枝旁柯咸可蔽午日月至此輒相隱避光如雨點自枝間墮微風鱗鱗時碧時白如千尺霧縠布地上過此即還公安亭道也余園居多暇涉筆識此大約如郭忠恕寫天外遠山淡淡數峰聊自怡耳安得吳道子一日之功李師訓數年之力以盡余園之致也

重修黃山谷先生祠記

山谷先生以元豐三年來知西昌凡八載治尚平易縣用無



事時方課鹽筴急先生獨否吏不悅而民安之公暇時有所寄以抒其高逸所云癡兒了却公家事快閣東西倚晚晴者此也夫以先生邁往不屑之韻俯同羣碎誠難爲情而憫勞盡下務簡而理得夫豈少功之才哉嗣累遷著作佐郎加集賢校理以實錄見忤惇卞錮以黨籍展轉放廢與蘇公同崇寧大曆間朝廷禁止蘇黃詩文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盛文人往往以多相誇士大夫不能誦蘇黃詩便以爲不韻最後趙挺之撫承天寺記爲幸災謗國排擠益力致貶死宜州方先生之在宜也無居可儼寄住一城樓極爲湫隘秋暑方酷幾不可過一日忽小雨先生飲酒薄醉坐胡牀自欄楯間伸足出外以受雨顧謂人曰生平無此樂也未幾而沒先生沒當世知與不知無不感慨流涕痛哲人之旣萎也

嗟夫小人之力能借人主之權使之迫窮禍患以死斯亦快心之極矣至禁之而益傳困之而愈有以自樂投之死地而不能使其蕩爲冷風煙塵身沒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則人主之權亦有時詘小人之技雖殫而卒無以加且世竟君子之用或止於如此然未竟其用遂以爲必不止此故後之惜君子者每於君子有餘痛必於小人有餘恨是小人重于君子以一時之便而輕于君子以後世之名小人之自待何其刻而奉君子何其厚也先生有祠在快閣之西歲久不治中丞昭度潘公太守希有林公邑侯存初吳公愴然興哀思結異世之契曰風猷尚可彷彿衡字一何摧頽捐俸整葺頓復舊觀今夫俗吏所以牧民者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於事旣煩理成不曠汔可小康未可謂本務也傳曰君子



務其大者遠者即才譖之吏功成事立綱目不失皆小道小善耳古之大臣意有所獨至而事若有所不切蓋所圖者大而託契者遠也今以三公之令績不勝書也余皆不復稱論而惓惓獨識於此

東鄉縣重建先聖廟記

艾南英

古者立學宮以訓士而未嘗有廟祀孔子之禮其意以爲學之所由設以教化爲主使之書藝絃誦以治其身心性情而又爲之鄉射合樂受成獻馘養老勞農凡上之人所行之政皆出其中使之觀而習焉以爲異日治天下國家之具非必崇飾廟貌如浮屠老氏之徒以是褒大其師而後爲之禮也且其意以爲聖人之德與天地竝區區以學者之故享廟食之禮未足以爲尊崇美報近於褻故古者略而不事然古之

始入學者必釋奠釋菜於先聖先師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其舉行之禮即於學宮爲之隋唐以來古禮不明於天下徒見夫釋奠釋菜之爲祭也於是廢學宮而立廟以祀之袞冕黼黻以爲其像而端拱對越遂以爲崇飾土木果足以褒大吾師而盡爲政者教人之責也則亦可謂沿其末而忘其本矣宋嘉祐以後范富歐陽條陳天下事始令州縣更立學宮而廟祀之禮亦仍之而不廢然推斯義也以觀古今之故則長民師帥者其所重所輕亦槩可知矣夫旣以廟而祀之而又令其廢弛不飭無以妥聖靈而生忠敬諉於其末而弗之事則又爲政者之責也東鄉之爲縣百年矣而孔廟漸就頽圯適當芙嶼江侯在事之年江侯以愷悌作人未幾以內艱去蓋已從事其本而未遑其末也於是吳江馬公繼之



越數年而俎豆鐘鼓之地化爲頽垣瓦礫彼時雖亦請明給帑而適當轉輸告急未即就緒竟以大計去宜士之惶惑而無所式也乃得愧蓼賈公以金邑侯來署縣事侯之所爲務式士子以爲教化之本者余以奔走南北不及究觀其所爲然聞其革羨餘罷追呼清衙蠹間則與諸生課習講繹有古循吏風蓋庶幾無愧於立學造士之意可謂從事於其本者矣而又捐其俸餘以佐學宮之費不五月而廟貌巍然士之遊其中者徒見丹漆黝堊椽楹樞楠之不移時而具而未聞有追呼繹騷之擾吾民則亦見侯之強明精察智足以周事而力足以圖幾使長民帥師者而皆若此無愧於古之本末具舉者矣然侯無其本而徒事其末旣無以爲士子教化觀型之具則雖取星宮而金碧輝煌之取土木而袞冕黼黻之

視古者立學造士之意旣已不倫而其視本末俱廢者相去亦何幾乎雖然古之君子因俗設教潁川好爭訟而韓黃先以敬讓南陽好商賈而召父富以本業視其俗何如爾侯爲政於金谿而人以爲夏日爲政於東鄉而人又以爲冬日豈山川風氣百里而殊而侯爲之因俗設教故如是耶人蓋知侯之一而不知侯之二也今侯以改調行而余因爲之記

### 大乙山房記

傅占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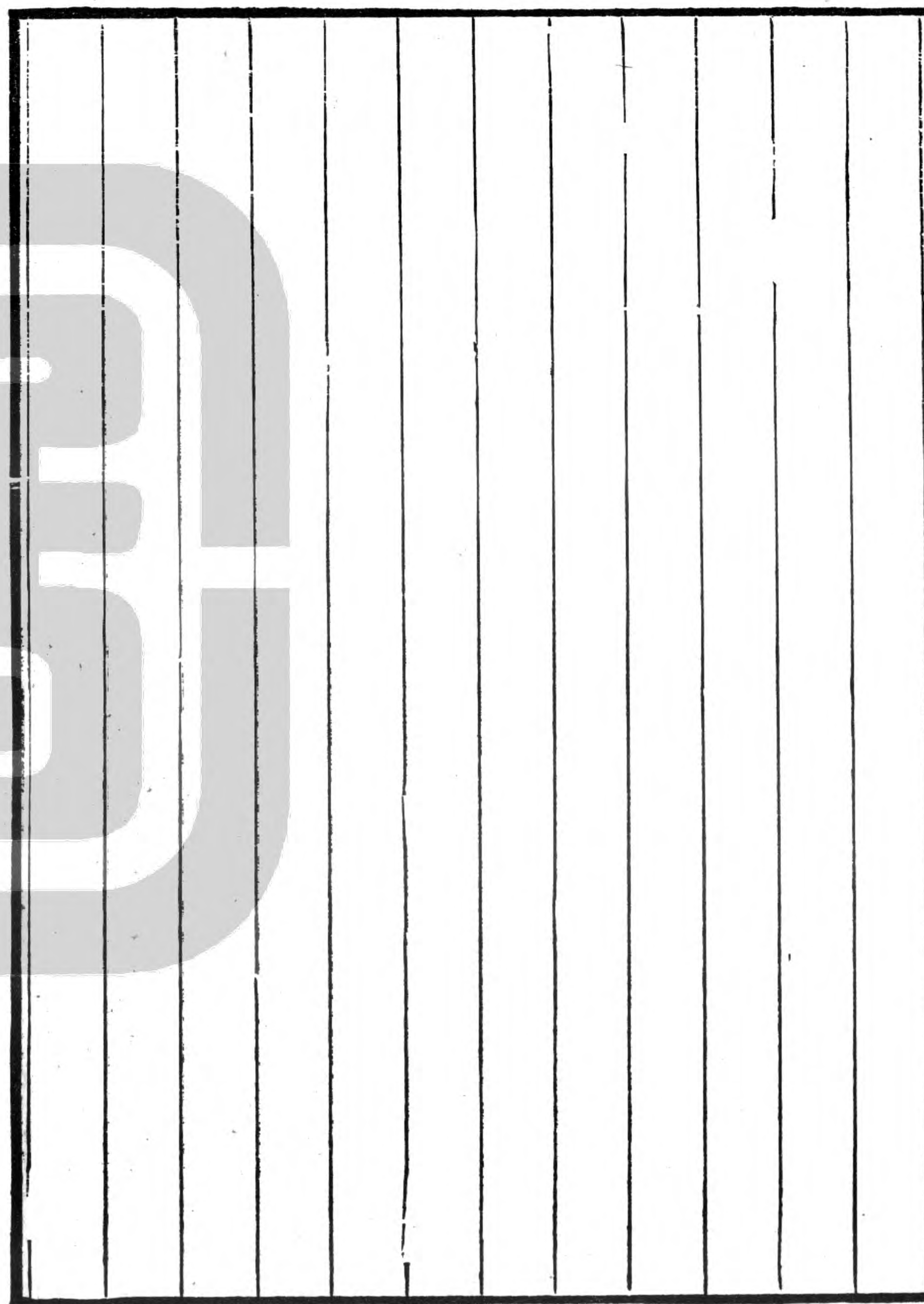
占衡事大士先生十六年卒未嘗到所謂大乙山房者比年來數過其里與興霸少游二子抵足而卧貫宵而談間問山房所在儻得登之則曰去是里許臨南徼也環山房皆山也蓮華岡迎仙潭與山房屬繞屋竹樹扶疎構設面勢皆有意趣風琴鳥箏悠然池上恨不暇終當挈子遊焉雖然若亦知



山房之所以名者乎衡曰知之悞久矣余聞諸先生知之大乙者以地形名如大乙自然也四方譌其音讀大爲太至取天祿青藜之說詰之其義凡鄙何異聞一夔足誣夔一足也或書作太者金銀車彌失真矣先生平時率爾命意皆前無所因後不可襲蓋胸眼之所放類如此必待晉書世說而後能名亭館者非大士先生事也其後以號本集然未嘗有記故坊刻之訛如初先生困塲屋庚午厄元辛未上春官不第嘗笑謂余曰俗人多諱惡議吾名讀書爲乙大不良乙乙也終不甲矣是惡識字古文乙一也吾不元江國失小一耳安知其究不大一耶已而先生竟甲戌第二人雖不元而元之氣色厭然伏先生下海內不以禮部榜爲允也精金美玉市有定價即大一何足道哉蓋一時戲笑之言余猶及記之陳

氏兄弟曰子於先子可謂曰篤不忘試爲記之以補其缺以正其譌如何衡門人尤寵者也固宜書之書畢喟然歎曰夫以一山房之名而字讀失真傳寫彌亂雅俗相懸去而千里況于披先生之書其深鴻淵懿烏能殫其蘊而測其際乎余嘗疑先生之微言妙緒猶有及門不得而聞簡牒不得而載者以此先生往矣山房故在後世當有指其園而拜若今廣川之下帷處者惜也衡不及先生亡恙時問業其中看山飲酒攬筆爲先生賦之





西江志卷第一百七十一

藝文記十九

國朝

重建庾樓記

文德翼

九江郡治後有庾樓焉背負匡廬面臨大江下蔡諸山如澹  
 煙輕浮橫亘於前有無不定隨波上下去而復留前賢清興  
 所托蓋不誣也左師以武昌叛遂焚於兵自是頽垣荒井晝  
 嘯狐而夜啼鴉近十年矣煥存王公來守是邦政清而民和  
 僑山寄隩之叟爭附城卜築將復於厥初公見而樂之退輒  
 焚香鳴琴益靜而無事一日徜徉中庭見雉堞間古木蕭森  
 疑其有異已而知為樓址欣然下詢遂集材鳩工數月乃畢  
 咸捐清俸不以煩人趨治下者如忽覩冠弁舟中人見之者



如遙接員峯而不可即也公將改官以去顧瞻斯樓若不能  
忘於心者以書命余記之余竊以爲古今人才何遠之有元  
規在東晉負時望席元舅位將相一招強藩稍失意計遂致  
衡決以塵汙人回視江流浩浩睥睨登樓時豈異人哉公清  
新篇什何渠不古若而秩列二千石雄貴旌旄相錯爲理舳  
艫騶從復交馳水陸公不塵而揮人厭志去元規處此恐急  
行無妍步且冲然若風流之不可續何歟乃知古今人才雖  
不甚遠忠於謀國而物或敗之古君子之不幸潔於愛民而  
時或成之今君子之不偶也而其遺物自適同人爲大則其  
心一而已歐陽子曰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謂之不急非師古  
好學者莫肯盡心焉若公者其志可尚也已公諱孫章始以  
名家胄爲尚書郎嗣出守泗州人

張橫渠先生祠堂記

豫章夙號理學而九江爲稱首元公卜居廬山蓮花峰下以  
道州濂溪名其溪河南從之游焉厥後文公講學白鹿洞德  
安蔡元思瑞昌周舜弼諸君子卓然爲高第弟子鄉都州間  
服行其化虞道園以爲九江庶幾鄒魯之盛者此也降自元  
尚有楚望與吳草廬交而元文二公之學復振自是若滅若  
沒先徵君始克受於守約夫子創嚶鳴書院以集四方學者  
如是者殆二十餘年亦近古吾儒之隆也乃橫渠先生之後  
有自鳳翔遷於九江之赤松鄉者其地曰渠田因先生而名  
其田也督學使者選先生之裔孫紘補郡庠弟子員俾祀先  
生紘上請於守令新其祠堂守令皆嘉其意捐助之祠成請  
余文以記其事余不敏樂聞是舉也語之曰夫學將以明性



也性無有外而客感橫於其中則與天地不相似至虛之體遂不能實有諸已矣非學其孰能明之元公之言誠也河南之言敬也朱之言窮理也黃之言致思也無非明乎是者而先生之言爲尤著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所得私也又曰惟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旨哉言乎學者不察以爲無私則大共焉而合於虛合於虛則沓沓冥冥而卒不可執持而底於實是今異說之所爲而非吾儒本天之學也明乎至虛之爲至實則凡一動一靜一言一行之間以及於人倫物理千緒萬端而皆吾性之無外如魚之於水鳥之於空欲呼吸離去之不得者而又何客感之足言哉九江舊有濂溪書院二在城者至今僅存在墓道者久已圯廢至若楚望故宅不識其所在而遺經亦無傳本周蔡二先生竝未祀於學宮

詢其土人且不識其子孫甚矣文獻之缺失也張子紘獨能存其祠於荒山野水之中巍然喬木後有過者望綽楫焉知爲橫渠先生有不爲之瞻仰徘徊感慕興起而私歎關西之尚有後人也哉

### 重修曾子祠記

潯崑祀曾子不知所昉也或曰適楚時憩潯云或曰晉渡江孔裔適衢曾裔適潯遂家焉今潯曾姓是也然夫子之道與天地竝昭於日星燦於河嶽者曾子通祀天下矣潯崑祀之寧失過歟逮後周茂叔黃楚望皆興於潯而曾子千年絕學復續詎匪地發其祥哉先祀孔嚴近廟貌頽於怙亂故裔私加葺焉噫玉麟吐書莫威神於大學彩鳳含苞豈樞要於孝經潯之班班式京東魯矣



太守江公蠲免兩衛屯糧記

九江之有三衛屯也自明洪武昉也是郡元季爲徐壽輝陳友諒所據以爲都會殺其民殆盡號以紅巾土人至今稱紅頭軍一郡止留七戶耳明高皇旣滅之以其地曠故使戰勝之軍落屯以居江南衛曰九江江西衛曰南昌湖廣衛曰蘄州各以指揮使千百戶等職官轄之厥屯皆錯在九江歷建文至永樂乃招民以來軍爲主而民爲客屯則良而田則枯勢也本朝變革以來省明衛所職官改用管屯守備流官多不習土著事漕運維艱軍多逃去逋欠歲以數千計家餘丁及同伍丁莫不株連繫逮如是者軍病軍困不能自屯也輒佃諸農軍逃而屯糧莫從徵乃按田問佃責以代償農遂棄屯而不敢墾屯因之大荒如是者農病大吏悉其弊請於朝

撤管屯守備始兼隸於縣令軍屯與民田犬牙互入則例絕不相侔因拋荒久小則草萊大則荆榛農鑿於前招不復至軍不在運即在逃以是子粒不收屯糧不納有司代庖焦心掣肘如是者官復病漢陽江公蒞郡尚未屆報政之期時值大旱民岌岌乎死亡多方開賑乃獲復甦公曰軍猶吾民也九江軍雖鄰封南昌軍雖省會猶吾軍也吾民飽欲死吾軍飢欲死吾忍也乎哉於是詳請再三悉諸苦於撫軍親按其屯野徧荒蕪墟絕煙火目擊其因爲之太息爲之流涕剴切具䟽䟽上幸得請九江衛額屯銀一萬一千七百七十兩有零計免二千六百六十兩有零南昌衛額屯銀一萬二千六百八十兩有零計免一千四百四十兩有零合計且免至四千一百兩餘永食其福蓋軍不困戀首丘而漸歸屯農無虞



思原田而漸終畝官鮮累卹荒政而漸有年三善備興三病  
咸屏則缺徵在今日足額不在將來乎仁人之請其利溥矣  
公之最狀軍民歌頌者自應更僕余撮其關於屯者節以一  
惠云耳

### 九江重修儒學記

九江郡學燬於兵惟聖殿暨櫺星門未燼明倫堂尊經閣啓  
聖祠敬一亭省牲更衣二所名宦鄉賢二祠皆無存者亦既  
二十有八年矣康熙十一年歲在壬子漢陽江公守九江報  
政甫期適屆賓興遂請於上司諏於屬邑捐俸以大修之庀  
材孔美鳩工孔良敏督而厚賚之越三月乃成從隆其觀丹  
青其貌釋菜而告之先師士人鼓舞樂教化之日允升也公  
既詳記其事復以命不佞德翼間嘗讀史三代而後興學雖

昉漢蜀郡文翁而郡邑皆立學實本元魏高允唐宋元明皆  
因之耳當漢盛時九江守戴次君聖世所號大儒小戴者也  
然守九江未聞有意學宮之事雖大儒亦何裨之有哉抑察  
我公之意志所謂學者非但以賓興爲重而已蓋科名卿相  
雖自學宮出而學殆非科名卿相之是尚也儒學莫盛於漢  
理學莫隆於宋經正則庶民興理明則人心正吾郡殆庶幾  
焉九江朱普乃桓榮之師也謝曼卿乃衛宏之師也而鮑駿  
又丁鴻之友也西東二朝三君子鼎立爲時聞人故經學越  
至今不墜下逮於宋濂溪周子卜居蓮花峰下楚望黃君復  
久居濂溪祠中而徽國文公更後先廬山講學開誘九江高  
第弟子居多余聞周以存誠爲教黃以致思爲宗思誠者君  
子入道之端論徽國即姚江知行合一有外於思誠者乎誠



而思雖愚而復於厥知矣思而誠雖怯而勉於厥行矣故明於理學之旨也科名乃不愧於科名縱不科名而亦有重乎科名者在卿相乃不負於卿相縱不卿相而亦有貴於卿相者存此古人之所期於學豈區區一賓興之是賴哉我公立身行已自有本末施於有政輒倣明儒覺一舉一動一話一言主於誠審於思作人造士皆是物也我諸士觀型於公朝夕而學焉上可爲有用之聖賢下亦不失爲獨行之君子斯乃不負我公興學之雅意耳不然即冠蓋成里袍笏滿牀謂爲二千石私門桃李則可比於吳公之得賈生不亦慙歟

重修鎖江樓記

定中原者必顧東南江淮表裏潯與壽春爲脊尻也江流上下潯與荆襄爲腸胃也坐客譚古昔事秦漢爲疏爵之地然

吳九江實都六虛號耳司馬渡江潯始重都督茲土者陶士行之公忠溫太真之慷慨庾元規之風雅檀道濟之悲壯皆一代人豪唐以來雖或置或否然爲節度爲招討爲總管大率與都督諸軍事相近故有金陵入版而九江之守猶堅九江異謀而蕪湖之師遂潰迄後巋然靈光李文忠真丈夫也以目所睹記督撫非人楚興晉陽之甲奸徒從之兵烏舉而城魚爛矣乃者大清不煩鞭箠而撫有之及再定江西然亦三易帥矣惟楊侯之能力而取諸原也能伐謀也能好以暇好以整也能說禮樂而敦詩書也能下士也先是兵就食於下邑力分而郡無堅城兵就糧於郊原氣驕而野無青草兵就炊於民舍勢爭而巷無居人君侯馬上策之曰余固甚卹士卒也然愛百姓所以卹士卒之道也余固甚愛百姓也然



敬士大夫所以愛百姓之道也於是乎兵動如水民靜如山  
民動如煙帥靜如鏡一日休沐登高陴而四顧矚大江之洄  
流戟手百尺笑語偏裨北固南樓古人非遠奈何樹荆棘爲  
狐兔牙幢耶遂構材而新之置酒觴賓其上樂甚舉兕以屬  
高雲旗計部曰縱不好名如叔子沈碑江底爲癡得一文人  
書姓字於大楹之上足矣隱君子止肯爲單道開作讚乎敢  
煩公致私焉計部于某繆以氣誼相引重旣以書來赧然莫  
知所辭父老又環而進語吾儕食侯德三年報之者止寒山  
一片石耳公無固讓某因歎建大節擁雄兵手提天下要領  
之地如是者星羅辰布蓋四五十公余雖不及悉見然百戰  
之餘刀血方鮮醜酒賦詩登高望遠豁達雍容與衆同樂若  
君侯者羣鷲厲飛方識鷹隼之義熊羆畢集乃辨角端之仁

潯之世得名鎮也豈非天哉侯名捷字元凱山西大同人

德安縣重建儒學記

學肇自上古虞夏而後可攷而知也然漢以來太學四門具  
在京師遍天下郡邑立學實維趙宋當是時人材最盛而江  
州德安公卿大夫有名者逞逞間見儒學之立父老相傳舊  
在邑城巽方河水之東不知何時長令博士以朔望謁拜春  
秋釋奠之爲遠也改建於邑中科名漸耗明萬曆間福清葉  
文忠公父朝榮判郡事來署邑篆乃謀而力還之舊地遂鄉  
舉不絕至有進士及第者近遭兵燹化爲莽原宿狐兔而牧  
牛贖求一椽半瓦無或存者官於斯土視事不急時亦不暇  
又功大力煩難以率舉寢而不問者二十四年故士氣索然  
無一應書張公下車謁聖廟吏報無有也大怪之進諸生詳



西江志 卷一百一十一  
詢其故爲之四顧拊心久之邑瘠而歲儉勢無可如何適邑  
且無署寓民間公曰令寧無署也先師可無宮諸士可無學  
乎於是乎議捐而諸士多貧無所可捐公遂肩之一身日月  
經營逮歲戊申而殿廡堂祠門柵衢道無一新丹堊塗墍  
皆加疇昔公欣然延諸士而勸學於其中曰是不可無記也  
走而徵文於余余謂公真知所重哉先王之立學也訓之以  
詩書禮樂導之以孝弟廉讓治心而復於性體道而本諸天  
修己及人明本致用然後朝廷頓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榮  
之設好爵以縻之故一時蓄器待問之儒大則賓師小則百  
職皆有以殖於當代而言行猶垂於後代非苟焉而已也聖  
人旣邈而學凡四變漢有經學唐有文學宋有道學而明有  
經義之學皆學也說者謂學莫尊於道莫切於經莫浮夸於

文而尤莫流蕩於經義更有說者謂經爲訓詁之陋道爲文  
貌之迂文尚能體物記事而經義排偶不適於用徒取世資  
而已二說雖經義起家之士亦不諱彰言之然余竊以爲過  
也天子之取於士者取其心術而已夫士日夜以孔子孟子  
爲鵠思其義理效其言辭分判之間不敢渝越心術烏得而  
不正哉經義之爲體也猶史官之代王言也代王言而弗訓  
辭深厚文章爾雅則莫不忍焉士代孔孟言而何可不善殖  
於學乎故今制遵用之偶革而旋復明其所守者經所師者  
道所資者文三學皆萃焉不可得而易也朱徽國非道學乎  
經明於漢文法於唐經義守之如金科玉律爾德安蓋有親  
遊其門而稱高弟都講者矣豈但科名假道云爾哉公以北  
學史所稱河朔貞剛重乎氣質者也緩征禁訟清淨養民於



士也又造學以風厲之如此余知德安人材之盛必齊往牒而駕前修矣公諱佚字貞一深州人壬辰進士

### 廬山文會堂記

連陽廖昆湖先生由理南康以迄爲守民食其德士服其訓殆三十年於茲矣僉謀於廬山之麓創屋三楹益之以樓門敞於前舍列左右名曰講堂以云報也先生辭焉曰今尸祝我後不化爲馬廐乎吾手擘像設四五矣奈何更作無已其以斯堂爲文會堂樓爲藏書閣庶幾久不廢乎文子聞其言而敬之曰講堂亦古之制也若廬山文會莫渝於朱晦翁藏書莫渝於李公擇李氏之書等於煙雲過眼而晦翁之堂與辟雍不朽照耀列朝先生續之豈非士之厚幸哉太守職雄師帥續文會之義殆於挹師而爲友得母道尊而更謙乎子

夏西河疑於夫子曾子罪之澹臺滅明於豫章祇稱友教友教亦師教也然夫子於門人且以疏附後先奔走禦侮竊比文王之四友則夫子且爲友教而況諸賢乎先生之以文會名堂良有以也雖然聖賢之所爲文非後世詞章制義之類必六經也文孰有大於六經者哉自漢及唐儒者皆究心於經學宋始滙爲義理又體之爲六經注我之切近則文已備於一身矣又何會焉然無師友倡之於前子弟率之於後則有日入於孤陋弇鄙而不自覺者矣先生鴻才駿伐著於兵間應載在國史即治郡一節善不勝書而詣學教士必首以李觀袁州學記爲子死孝爲臣死忠二語稱首復刻孝忠經傳賜之求忠於孝古志之矣孝經尤六經之源也吾聞諸天子孝曰就序諸侯孝曰度卿大夫孝曰譽士孝曰究庶人孝



曰畜先生以度自式流譽遐邇凡所以究士而畜民者莫不於斯堂始基焉顧不休哉南康人士懿資樸學鬱匡阜之高崇蕩宮亭之淵邈言必忠信行多模楷匪晦翁遺澤不能及此先生崛起而庚新之日引一日斯文化成呦呦白鹿聲施遠矣君子豈弟遐不作人雖百世祀之尚未艾也

九江衛蘆政記

黃雲師

文學范子金捐黃子而語曰江衛之積爲飛輓瘁者子亦既聞之矣雖然漕爲甚其次莫如蘆往者官以軍爲秦而已其越諸軍爲肉而已其俎諸漕蘆交征敝敝焉如身賓疥癩而薦以蝮虺之螫衛於是益重困莆陽方公司馬是邦念甦漕非閭請不得行蘆政柄可操集苑療枯其奚委不力越一年而章程告登蓋司馬之功於江衛甚大文貞石其曷可辭黃

子曰吁子聞如何范子正襟颺言曰賦以蘆名者何所取之取諸洲也蘆以洲賦者何所取之取諸丁也取諸洲故衛雖在潯而洲特錯出於星子黃梅宿松三邑且水能吐洲而生亦能食洲而沒也取諸丁則向之碩大繁膺者浸假而凶瘡札之矣浸假而戈鋌札之矣故曰洲如痰注於此則消於彼丁如粟叢於夏亦零於秋夫洲沒而賦存丁沒而賦仍存於是課有程歲不得不僉一軍任領徵事即所沒非丁之課率責是取盈焉嗟乎軍有稍足自贍者旣以趨供漕事其所存需次之丁又歲僉一人而畀以七百餘鎰之責誰爲爲之夫何使衛人至此極也不寧惟是責之重則其避之也難避之也難則其謀所以避也必力隱顯縱橫權歸胥吏充役者率錙銖下戶往往殉以身命蔓連株桔轉相償累而差檄未已



故僉收蘆賦禍速且大尤烈於輓漕司馬則曰予在此敢使  
衛無鳩乎歲僉可禁差催可裁獨洲丁兩沒之程顧安所及  
額錢糧蜜也一滴怕甜司馬乃捐俸百金不恤佃公田八百  
二十三畝有奇計賦歲入首納屯糧次補沒課於是典收賠  
累之害一旦霍然如沈疴去體而且請屯冊察戶口立滾單  
編甲流徵咸輸將恐後又虞其事久而減漸患乾沒也總萃  
公移著為令蓋其經畫蘆政亦可謂內殫厥心而外無遺力  
者矣今夫事之至難為者不必其一人為之也一人而為一  
事不十年而事成克舉矣若曰事至難也我力不能為或力  
能為矣又曰我有待不暇為或暇為矣又委之後人且不肯  
為則是終其身無可為之事也如司馬者豈易得乎黃子聞  
其言而躓之且喟然太息用次其語俾志於石司馬名從吉

號迪菴福建莆田人倅吾潯有惠譽見諸蘆政者其大端云

### 濂溪書院記事

書院奉周元公而二程先生侍坐其像設甚古見者肅然生  
敬因居戎府左丁亥之秋有欲毀像以廣其宮者問左右曰  
周濂溪何人也曰古之大賢也曰彼稱大賢不過能作幾句  
詩對耳今何能為將鳩工撤像足夕見三冕而朱服者坐寢  
堂嚴毅不可偏視自是畏其神不敢議毀世傳真淨禪師住  
歸宗元公往與之遊因結青松社又名寺左之溪曰鸞溪此  
妄說也元公與真淨往還或偶寄迹必以松可步蓮鸞名配  
虎遞因摹倣此即真淨不為而謂元公為之乎且元公門庭  
高峻王介甫聞風歸響尚三謁而三辭之冀折其少年果銳  
之氣而謂其學遠公淵明於形骸之外則又過矣予故因書



院事牽連及之使後人知元公大賢不可或棄而書院之日就蕪沒為可惜耳

麻姑觀瀑記

徐芳

登麻姑過半山亭折而百步許有聲驟起於澗轟轟然予詫曰雷也客笑曰非也已更折百步有物搖颺天際下屬崖壁皓然一色予詫曰雪也客又曰非也夫雷必雨俱而雪非江寒不有今日方霽矣而時則暑也胡為乎雪乎彼轟者何也更前數十步觀之非雪也瀑也其聲則瀑之墜石而下春於崖壑之間也予之言謬矣時予酣不自己乃遂躡微磴下猿引貫叢石抵溪之受瀑處欲細觀其曲折至則寒颼撲面俄頃侵肌骨崖端蓬勃澎湃崩雲捲玉餘氣作煙雨數十丈盤舞噴薄天日為曠崖下苔磯層錯犇濤疾激稍失足且逐浪

去予數呼客返輒不應客復招予往顧盼崖石若有所指畫予見其髯頰張動亦終不聞其語乃大笑既退語客予於霽知其不為雷於暑知其不為雪萬一過此而適當冥晦與夫陰凝栗烈之候雷與雪亦烏可辨哉夫雷以氣震非若鼓鐘祝敵之有質可名而雨之結為雪雪之泮為水與瀑一族也予言果謬哉客笑不復應是山之竒以泉泉以瀑當隆萬時守相有愛而振之者更為亭臺花石之屬點染之觀益壯杖履冠蓋晨夕交道路至於今而殘壞極矣向所玩者委諸宿莽而不可問矣僅盤石間一古柳亦且斬艾不留餘蘗山之興廢則固有時哉雖然觀可改瀑不可改亭臺花石之屬近數歲遠數十歲而瀑之壽千秋也夫果千秋也則數歲數十歲之興廢宜未足以喧寂之矣是日境甚幽觀甚晰所謂客



趙子淳生玉衡凡三人

星子縣平賊記

宋之盛

當此時也尚漫言平賊哉言撫則援龔渤海言勦則援王文成項襄毅諸公而不知諸公之用勦用撫皆有一段落落穆穆不張皇不競躁之真淵塞算定全局而勦撫特因勢成之非如今佩尚方劍者膽喪則苟且了撫局氣浮則又愆憑主勦議兩家譬如水火而朝議亦合分左右袒當此時也尚漫言平賊哉平賊者其惟通邑長查汝進之畫策於王侯以全我星渚乎星渚夙號愿樸人皆文弱不任兵又幅員斗大無萃盜淵藪若德化鄧茅溪等哨聚馬回嶺剽掠星德諸界為地方患然始但行草竊擒之一材官健捕能事耳而撫巡道檄兩部兵勦之震動繹騷竟不得賊一面僅僅焚茅溪數椽

以還由是星子盜熊高等入其黨佐之勢益熾而從征鮑瑞玉忽稱奉符招募授鄧熊諸盜皆把總劄而此輩遂攘臂瞋目日中無復官府矣由是李世興等蜂起爭應所至毆掠畜產屠擄子女諸士夫謀入城以保然邑里蜂屯鄉無居人矣盛等詣侯白故侯時稱病卧不通或報外賊狀輒召訊訊已坦卧如故歲漸改寂不聞舉動衆甚憂之詎知侯計在用人爰偵其鄉有明經查汝進者有遠略臨危不驚是固星邑士民推為九寨之長能制羣賊者因延見歡談如故始詳問方略且授之以靖難之命汝進曰凡郡縣有賊不能按按之而賊得蚤為備者必有內謀以通聲息侯會其意曰唯唯順治乙酉正月二日自內出一檄逮巨窩江振先劉尚庸立棄諸市衆皆藉藉僅頌侯之功二謀既伏誅賊知勢不可為率其



黨入省去約留什之四處後牽制官軍而屬梟賊李世興統  
之世興倡訛言謂流賊浮武昌蔽江下衆奔恐凡素貧賭博  
無賴子弟爭投其營若河決魚爛不可壅而復收之也一日  
傳南關外有俘斬世興首獻者聚觀如堵皆駭愕疑從天降  
後知汝進父子出奇猝斬之諸賊落膽分築塹壘以待進往  
一戰進歎曰此困獸也急與爭不可坐待之亦不即斃遂列  
授方略督保甲依計擒之相繼就戮維時茅溪在省亦中流  
矢死獨熊高窠白頗負山險勢岌然未易動也越數日有義  
勇若干人請以其屬橫行賊窠中侯復謀之進進曰孤軍深  
入未必利且此中豈無良善忍使若輩妄殺是兵慘於寇也  
棋經云妙莫妙於用鬆故寬一著應有縛致解下者侯喜謝  
已果賊黨數人割級來獻侯即賜銀牌彩旗反側子喜曰某

且賞我輩無患矣遂爭殺賊贖罪獨熊高往省懼不敢歸帳  
度可百餘人劇盜王拐子雷錫頭在焉侯問進曰兩藥不除  
尚爲後患進曰兩藥不除將尋斧柯今斧柯正銳其復滋之  
蔓乎侯仍依計遂星夜草揭馳上江督呂大器即演武場中  
斬之熊高歿餘黨悉解散而賊竟以平侯始告成事兩臺及  
各司道振衣視事父老羅拜歡聲徹帷幄嘖嘖頌進功惟進  
不自居功本賊之所以不勞大軍而靖者固由侯之明於任  
人實由進之妙計義勇而侯始得享其成也進產龍潭字仍  
初家素饒能分財順治丙戌丁亥平賊之後凶年相繼悉出  
金粟賑之里黨賴全活者甚衆假委之官政殆非百里才也  
子四世琦世琳世琮世球俱激公義爲通邑之保障云

西山諸靈跡記

徐世溥



由洪崖而進爲紫清諸峰迤邐西北折許母冢在焉欽嵌碕  
礧險不可升不苔而滑至者皆解騎特前攀竇者藤垂視婦  
步鞠躬拾阪猶數退踏或從高仰躡袞袞然若疾丸注坡矣  
其上乃交柯錯蔭百卉翳翳曩之所謂俯廬阜襟彭蠡者皆  
不可見土人嘗有竊葬者秋霽緹棺而上亭午始至半山霹  
靂交作樹木皆鳴送者駭眩而棺已在山下自是雖過者必  
式云中諸所傳他奇怪不備志其跡之存者皆在東莊以  
北爲劍爲白爲磴爲棺爲拜藉爲几爲胡牀爲石豕首豕首  
加劍其上耳馘其齧有盜承之細流背注若割血然白中水  
冬夏不竭土人病目者至稽首沐之輒瘳或杓去之旋竭旋  
盈乃至彌日亦不更淺白中虛下實水環其外無竇下通或  
挹澗益之亦不更滿其磴動否在人敬怠宿誠以往輪旋若

飛嬉戲引之千鈞不翅臄絕無益矣余銘其陽曰澗水如脂  
可以沃臍上士轂轉下愚不移時同遊者皆笑比至官山棺  
露前和半藏山內拜石外橫復識之曰匪革匪玉無縫孰敕  
拜石長在衣冠其消千年寒食誰奠王喬復前求石几在社  
廟南隔水數十丈石滑而碕古無人蹤余獨與長兄揭而從  
之山中人劉猗者好事亦能從焉余至即先據胡牀隱石几  
是時日旣薄午青峰延光草木暄藹無名之香四山而至澗  
水泠泠鳴流几下伸膝濯足不煩更起隱几欣然恬暢便卧  
覺而嗒焉兄曰晷旣移矣能復遊乎猗遂導至程氏山莊程  
氏者故東莊人入居於此室中老幼數口青山當簷脩竹四  
映園中雜植果實緯以藥蔬其人好道頗受仙籙聞余至即  
下園果數品有栗有柿有棊有橘從以新酒時菊載黃雜英



西江志 卷一百一十一  
照山問此往當復得石乎便攜酒懷果緣澗委蛇徑得石巖  
巖中石筍如柱下石方徑數丈上稍短若檐飛湍界其上衝  
澗激其旁細流環其下如鐘如磬如簧如琴金石絲竹之聲  
紛然還至耳不給聽淒神寒骨傾榼不醉皆水激石而爲之  
也旣辭程氏爰陟前岑道旁石上實覲驢跡劃若在泥所謂  
雪精之跡也少進有數巨人跡在盤石上望之綦長比往踐  
之隨人長短各稱其足鄉人相傳謂昔仙遺此以鎮雪精者  
余笑言神人奈何與怪絜足令乘而策之跡安歸乎古云不  
知足而爲履若斯者乃可耳日旣西傾環岡赤黃頽陽遺色  
望高山頂草縹緲焉若綠煙裊天矣循塗言歸數里已夕山  
農畝田白煙彌野如水月相混咫尺之間茫然灑氣目不辨  
色喜山中人能導無天台誤也歸廬張燈殘魄已上是時維

月向晦山中無漏以月計之蓋三鼓矣

興福莊記

故相張公興福莊在東關外延袤數里自菩提寺至於窰灣  
嗚呼此灌將軍故城址也相國因而囿之即址爲堤夾植青  
松環以綠水中有稻田數十畝曲徑縈紆皆漫蟻蚌雨過望  
之光彩上射爛若雲母小丘五六或高或下或方或圓皆作  
廷檻於上隱以杉檜雜花冥濛其外即濠菱荷間發春有稻  
色夏有荷馨秋冬之際陵麓丘池綺然明瑟慨然屢歎矣堤  
上松風悲號無時零露淤浥反照狼籍倚樹而憩少焉復行  
外眺濠岸內顧池軒涼吹灌耳同遊者每有寒色堤盡松窮  
俄聞鐘梵之聲發於地下旣駭且笑則所謂蓮花菴者是也  
下堤緩步杳不見菴但聞水聲中雜僧語又在木末尋蹊涉



西江志 卷一百一十一  
水樹隙爲橋幽狹奇危過之慄慄僧人習之迎送如飛若無橋者附郭丘林此殆其勝居然可遺世矣嗟夫昔將軍以雄武之資提師築城偉焉都市無亦自謂萬世不拔而陵谷變遷兵火之際城郭無主旣已摧爲殘堤荒隴千載之後不意有相國者起而囿之意其當時之盛臺榭有奕笙歌來遊春雨秋月之夜灌將軍魂魄亦或來此而悲樂其再興然相國身往未久而今已蕪穢若此矣安知後世此堤不復築而爲城也耶余以其數遊也因志之以俟來者

### 重修新建縣儒學記

陳弘緒

新建江右之鉅邑也境蒞會省聲名文物之美稱於海內邑有儒學則宋宗濂書院故址也創於洪武五年復建於正德末年重修於萬曆二十六年二百餘年之內士出於其間者

沐浴仁義而被服道德蓋彬彬乎盛矣然自萬曆二十六年以後歷二十餘年之久圯者弗葺朽者弗更廟廡堂齋敝漉垂盡歲乙丑西粵龍侯來莅茲邑首以教化爲重祇謁文廟顧視咨嗟慨然進博士弟子謀所以新之計費需千金有奇當是時朝廷方建三殿大工諸郡邑各有捐助兼之兵事未息歲所加派遼餉尚未罷征而三王又同時之國吾邑計增供億若干軍國之費不貲勢不能他有所營建即有所營建勢不能取給於民間又不能那借於官帑然營建之大者無如學宮而學宮又不可以少緩諸大夫士計無從出侯曰請無煩民間無煩官帑盡括邑宰所有而成之於是捐俸斥羨錙積銖累鳩工於丙寅之冬迄丁卯秋月畢役若孔廟若明倫堂若祠齋廨舍若庖庫廩廡若亭若門若枋悉皆丹雘輝



煌金碧璀璨而廟後復建巍峩之閣顏之以尊經則又侯之  
特創也是役也侯實苦心焦思區畫經年而後底績工成屬  
余爲之記余攷古之設教者有專學而無專廟有專士而無  
專官士之生乎其世者忠孝仁義廉恥退讓之教無不衆著  
於心爭相砥礪以成俗其出爲名公卿者至不可勝數逮乎  
漢武始詔郡國立博士弟子唐宗始詔郡邑皆立孔廟於是  
有專廟復有專官宜其人之黽勉於學數倍於往昔然其於  
忠孝仁義廉恥退讓之數者漠然不以爲亟而日習於偷敗  
之風其出而爲名公卿者雖或代不乏人類皆不能如往昔  
之備美古今學校之相懸若此者何哉蓋古之人求聖賢之  
精神於語言踐履之實而今之人玩聖賢之迹象於俎豆几  
筵之間古之州長黨正皆有化民覺世之責是故雖無專官

而其教不廢今之博士師長不過課文釋奠之事是故雖有  
專官而其教已亡然則後之學校其不能及於古昔也理有  
固然無足怪者若夫上之所以教之者亦既至矣而絃誦或  
輟講習或弛以不能追於古昔之盛斯則博士弟子之過也  
亦勉之而已侯名文光廣西馬平人

珠泉見我亭記

黎元寬

亭繇泉著似泉惟德太守見我胡公誠其人可以似泉泉在  
袁陽去治所僅若而武舊時稱珠泉第取形容未及水清見  
我之義體用乃完外內亦合是泉宜以是謂之而公署號則  
旣然矣公清心介節凜乎非今世之士也嘗誦少陵詩在山  
泉水清出山泉水濁若公真清不可得濁何必重在山而輕  
出山於是守郡至五載政成人和訟稀謳起四境多可樂者



公雅意尤不及遊觀而棠樹髣髴衮衣將迎羣情有寄許公  
曰當無迂之以就斯構間委予書見我亭三字予且妄意泉  
不妄有名今陳子來言始知其用公號壹如醉翁已事但從  
人命之非公自命而公能為人來許公復能為公來又何咄  
咄於來為一身不來為萬民乎蓋佳境恣取環狀迭呈風冷  
雲流常在襟裏至於酌酒賦詩豪管哀絃時時間作公事未  
嘗不了余聞而欣然有褰裳濡足之想先日客或謂余此泉  
當洪武時嘗一日給軍千萬不竭以功得封其賜名則忘之  
矣又一客曰所封遠使者迷偶置於此泉遂飛而來嗚呼此  
即豐樂亭記中求清流山戰處不得之說也歐公於滁嘗治  
三亭皆以泉醉翁則同人豐樂則思古顧不如醒心之為親  
切醒心猶之見我矣夫潤澤豐美可被於人無加於我而惟

存我者自可以及人唐宣宗詠泉以東歸大海作波濤評者  
謂之帝王氣象其實恃源而往雖放乎四海莫非我與我周  
旋易曰雲行雨施天下太平天下之利見大人即大人之自  
見其我也余請以是義記見我亭太守公名希聖號如右臨  
汾人丙戌進士許公名壯猷號元公總戎命書陳子名滌字  
于止受公知索記佐郡則教公一汴司李則鄭公燭宜令則  
張公浩幕府則董公正已得竝志

#### 四祠祭田記

#### 易學實

宋周濂溪先生別駕虔州時嘗過訪王翼道於雩因遊羅田  
巖留七言絕句一首熙寧時邑令周公頌為刻石壁祠像巖  
陰配以明道伊川後增祀岳武穆文信國蓋二公嘗遊巖各  
有題句其從享祀以義起也明正嘉間王陽明先生倡學虔



西江志 卷一百七十一  
臺霄有袁德彰何萬松黃洛村何善山管義泉五先生者傳其學四方同志則吉水羅念菴泰和歐陽南楚諸先哲每集巖中主盟講席至今有司行祀外後學踵行祀事附諸先哲其初自黃何諸先生始也霄西郊別有陽明祠蓋洛村建以祀其師者後人因以袁德彰管義泉黃洛村何萬松何善山李養愚六先生配焉祠創嘉靖壬午毀於順治丙戌迨康熙甲辰邑令傅公重建工未畢而行戊申邑侯張公捐貲創成祠復巋然崔煥善山舊有專祠在北郊兵革後鞠爲茂草惟養愚祠城中即舊蜚英塔之奎文館塔毀館存萬曆時有私意欲沒以祀有司者賴先輩溫潔元謝思台舒暢和與余先子理卿先生毅然爭之遂奉養愚先生專祀蓋先生自致告歸日與邑士講明正學及門受教者多以故沒而祀之然按

濂溪陽明善山三祠祭田圖李中丞公嘗有記則三祠舊田原足供祭而近者善山養愚二祠及四祠增入之田如朱田箭竹皆稱膏腴每歲擇公謹者掌之俎豆之餘上國賦葺祠宇有餘也實因考四祠肇祀始末大略紀之傳侯諱淑訓湖廣孝感人張侯諱澈湖廣黃梅人

### 八境臺記

順治三年用師南服頓兵贛城下七閱月始歸版圖五年戊子江帥舉兵贛復堅守踰時自是交廣兵連贛爲

王師度嶺要路輸輓迎送之苦迄無寧日當此時思牖戶綢繆之計而城垣樓塹興舉維艱苟涉游觀雖川原壯鉅非守臣所宜析力經營者也八境臺者舊峙西北城隅燬於丙戌之冬至是鳩工于十一年之三月秋九月告厥工成於是躡



級憑高遐矚要區蓋南則五嶺風煙延袤交桂北則合流湍石直匯彭湖章貢二水東西襟帶玉虹翠浪掩映四時以是爲凌空覽眺蕩滌氛胸疑未足槩斯臺之勝也夫桃源天竺依迷草樹登臺周顧壁壘猶存追想十年來摧鋒陷陣闢土開疆誠師武遠讐有以致之然瘡痍未復山海兵交顛顧襟喉之地其當緝寧休息計者豈可緩哉守是邦者能無遠念焉

新建江西都察院公署記

熊文舉

今上親政之次年歲在壬辰少司馬大中丞蔡公以特簡開府江西閱兩年政治肅清賦蠲而核吏潔而和兵整而恬民安而阜上下雍睦四境喁喁山高水深陶然化國先是都察院有公署壘經變亂苟且相仍等於蘧廬莫之葺治大中丞至

或寓紳士之居鼓角雖嚴規模不立公見之曰是柏臺也總持風紀貞肅官僚皆於是乎在何至窳陋若此會江西盤錯沓乘諸艱蝟集公日拮据焦勞吏治民隱不暇甲午春公始率藩臬諸大夫郡邑有司戎幕叅佐相度舊行臺升高望遠俯勝測奇撤其壅蔽斥其菲陋廓其湫隘規方審勢一切鼎而新之有門將將有堂翼翼堂之後有川堂有燕寢計再重備極高明整潔後有樓巍然敞豁憑欄四眺攬矚無遺旁及射圃庖湍之所罔不周隆外而事神寅賓之堂俱歸妥肅計所用木石竹葦甃鐵丹漆及雇募人夫匠作等約費金數千有奇皆公自捐俸薪贖金纖毫不擾於民間負擔不呼之力役公復指示有方區畫有緒故爲時僅百有餘日遂臻厥成壯哉觀也不佞蓋嘗游覽縱步而歎大中丞之爲此也有四



西江志 卷一百七十一 三  
美焉以言乎天時則適當營建之候湖東西巨孽就殄七八  
年逋賦全蠲桴鼓無驚謳歌載道以言乎地利舊旣當藩臬  
之中新復闢四道之路後屏不苦於局促兩翼遂覺其檐如  
以言乎物曲則美材在遠而畢集文石擇近而咸齊捷若神  
輸敏如夙構以言乎人情共覆冒乎仁天快瞻依於德宇無  
煩馨鼓爭效揀陔夫君子一舉事而四美俱備是不惟可法  
兼亦可傳吾慶江右之民公且將盡納之春臺登之衽席是  
役也公不獨享其攸躋攸寧而與江民共適於美輪美奐吾  
見堂階之下其願稱兕觥而祝萬壽者恨不踵相接也諸藩  
臬大夫郡邑有司稟公法程奉公憲度登斯堂也蓋廡府驄  
威之凜凜焉夫吏治肅民生安公本此以制作經營實垂不  
朽文舉席芘蜚鴻歡同賀燕以叅戎趙君業隆遵董斯役請

文鐫石因不揣蕪鄙樂得次第而紀載之蔡公名士英遼東  
錦州人以都察院協理院事左副都御史陞兵部右侍郎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 重修澹臺祠記

大中丞蔡公撫江西年業已飭百度而新之矣蓋嘗巡潯陽  
而新白鹿書院巡湖東而新鷺湖書院朱陸先賢羹牆如見  
文教旣炳秀民用章江右煥然重闢一理學道德之區域維  
澹臺祠建自省會兵燹之餘僅存頽棟榦韋跗注之徒占寓  
焉余數四過之腐草突煙荒迷穢藉其不堪憑弔也中丞曰  
何哉此非江右先賢之最初崇祀者乎東南文學肇於言偃  
絃歌禮樂實表四科偃固宰武城得人以報聖師實惟澹臺  
滅明爲哀舉夫其行不由徑非公不至偶舉其大槩耳大節



西江志 卷一百七十一  
如此百行可知異時傳渡江斬蛟事非不經竊意其人介然特立而復智深勇沈招麾不受威武不屈者乎言偃文學符采蔚然輔以滅明清剛惕若古之聖賢程人必先其大節取友必資其勝已而矧方爲圓纖趨曲步爭先鬪捷闔然媚於世者在所必祛維江右崇祀表章首奉子羽故理學節義代有聞人照映寰區及其後祠遞廢而遞興學或講而或輟士以通方爲尚文以敝薄爲工厭先輩之迂踈便行已之滅裂江河日下識者憂之而況滄桑疊見俎豆無聞甲馬鱗鱗烽燧黯黯孰能於萬幾搶攘之時而維此繼往開來之盛舉大中丞再造西江豈獨取溝壑而登之衽席取湯火而沃以清泠哉澹祠會廢於殺癩煽禍之際不佞之師方岳涂伯聚先生曾疏告力爭而復之余不佞蓋猶記爲諸生肅衣衿執鬯

其下今幾何時又見丹腹炳耀棟礎巍峩於榛莽瓦礫之餘中丞之意蓋欲羣紳衿彥士而講學肄業於其中紹前徽之友教即乘軺使客偶一停傳仰視椽桷俯察几筵亦以見江右風教之有自來而文學得人之爲芳烈也中丞公百度維新此不其最關世道士習而光裕者乎朱陸之祠先河後海有以也是役也相度飭工皆秉成於中丞而中丞公復捐俸購田若干以每歲納租若干以充紳士講學課藝之費分守遲君實贊襄其事乃馳書山中以記祠之文相屬余不佞爲之原本揚扝如此然甚愧葺菲之罔能敷贊於萬一也

吉安二忠祠從祀先忠肅公記

李元鼎

宋楊忠襄以江寧別駕死建炎之節舊於金陵墓側有專祠崇禎間吾鄉胡郭兩侍御又爲文忠烈祠附以靖難翰林王



公良大理鄒公瑾侍御魏公冕曾公鳳韶長史鄒公朴紀善  
周公是修令尹嚴公伯瑋張公彥方教諭王公省凡九人以  
諸公同吉產也同死義故竝祀於忠襄之室云時我總憲忠  
肅公官南大司馬記事有碑其論合祀之繇曰正氣者君子  
去來之輿也來則乘之去不舍焉時之今昔有分官之崇卑  
有分而正氣則合又曰死地不同而生地同死事不同而死  
忠同正氣先後數百年其揆一也其合祀也又奚疑忠肅此  
時隱然自留一席以俟將來之證合亦猶忠烈拜忠襄祠自  
矢曰歿而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忠肅少壯登朝為名御史風  
裁甚峻見嫉於羣小放歸田里幾二十年嗣撫天津筦南樞  
數召對面決軍政壬午聞命之日別諸子敕斷家事慷慨就  
道蓋知時事難為往而不返之志固已決矣癸未冬賊將薄

京城召對尤勤有遷都之議而迂濶者沮之獨公主持其間  
密奏令大臣輔太子南中徵兵上意即以屬公公曰臣當與  
國同安危臣主此議為社稷非為身謀上猶豫未定設此議  
得行國事尚未可知惜贊之者無其人也事雖不就而老成  
謀國之槩確然不可磨滅城陷之日公諭元鼎以必死寓即  
吾吉鄉館祀忠烈位公賦詩畢命猶三復成仁取義之言引  
絙自盡何異九臣一死得宜無媿文山之語邪時元鼎請護  
公喪歸里不許惟餘飲泣是公之來也有故所乘者生平此  
正氣其去也未往所不舍者終古此正氣宿昔之學問力量  
至此始徵實用向之奮筆以明諸先生之心正自明其心其  
證合者甚微生死猶其形迹耳元鼎曩已合祀忠烈忠肅於  
燕茲更從祀於諸先生之前質之公議僉曰可非敢以子弟



阿私長者用畢吾後死者之責也若忠襄忠烈及九先生舊有碑載茲不具論第述忠肅立朝大節以明從祀之意如此公諱邦華字懋明甲辰進士吉水谷村人適公之子士亨孫長世至金陵共襄厥事按祠志攷廬舍祭田雖歷數十百年未至湮沒諸忠貞之靈亦赫矣哉

### 仁文書院興廢紀略

余邑之東郊有仁文書院蓋先師鄒忠介先生講道地也一毀於江陵當國之日而虛舟陳侯石樓徐侯先後創建再毀於魏璫矯旨之時而委曲易其名爲明德祠者則尊生顧侯嗣是仍其故址而修復之者摩青沈侯也家太宰實襄其事今又二十年矣雖當新朝鼎革而先師木主祀於其中歲時俎豆不替凡有事茲土如筮江上施愚山皆以先世淵源之

誼躬親祭奠豈惟忠介九原有知實式靈焉凡屬師門弟子莫不舉手加額以爲斯道興起有日矣不知何故有圻毀仁文之議余以寄棲會城傳聞不敢信以爲旣非江陵借端又非逆魏煽禍寧復有此未幾而書院果毀矣舉禮樂雍容道德文章之區一旦鞠爲茂草何哉嗟乎惟此仁文書院也同此文江父母也或爲創始或爲修復又或爲圻毀各具見解所不可知獨是此二十年中吾鄉白鷺鹿洞澹臺各書院爲督撫中丞所葺修而恢復者不可枚舉近日如章江書院有建洪都書院有建青原白鷺講學之會已經舉行乃值聖道中天之日余輩不能爲先師保此數椽之壇坫同梁木泰山之崩頽者眞名教之罪人也茲恐歲月日久樵牧莫禁一片荒基將有不可問者特錄前後二碑記付之剞劂并述興廢



之始末使後之賢令倘能修復如前人者有所攷鏡焉北平  
孫北海少宰頃寄一帙視之爲首善書院今改天主堂亦慮  
後人不知其處特爲著之篇端以告來茲夫首善亦先師與  
馮少虛趙儕鶴諸老國門講學地有心斯道者方歛歔追悼  
恐或失墜而況同邑之及門弟子乎因援筆書之以告四方  
且以志余輩之過云

題白雲堆記

舟入三門峽睹怪石奇峰泉響谷應知零固多佳山水焉日  
借易去浮梅子鶴遊羅田巖見石壁隆起高山突兀翼以兩  
洞如端人鉅公正笏垂紳宜諸先輩大儒講道問業其中蓋  
龜蒙鳧嶧未敢以山川例視然意其外必有岡阜陰異幽壑  
靈谿爲高士韻流之所託迹者故余詩有探奇未盡窮幽興

之句而子鶴輒爲言西山之勝讀其詩記丹甍碧澗煙雲變  
幻之狀流泉喬木之聲歷歷如出紙上酈道元注水經柳子  
厚記鈞鉅潭不是過也余雖未能至庶幾可當卧遊因思零  
固多佳山水然有王翼道而需山顯有何善山黃洛村而羅  
巖著今得子鶴人始知有白雲堆此歐陽文忠所謂物不能  
自見待人以彰不信然乎子鶴骨勁神清令人對之蕭然自  
遠其事業政未可量余之重子鶴也寧獨以其詩其記已哉

重建府城隍廟記

李來泰

撫州府城隍相傳祠漢潁陰侯灌嬰侯嘗以兵定豫章故神  
像至今赫然見光景降福威水旱札瘥請必響答爵帛登劔  
簠簋籩豆之數守必躬親以蒞其事明洪武中太守李公廷  
桂始創廟於治之北崇禎中太守蔡公邦俊加像六邑之神



西江志 卷一百一十一  
配於兩廊高爲重門廟事必飭國初燬焉其時吏茲土者故事一修謁而已迨司李念菴李公視府篆獨慨然以興復是任蠲資庀材工垂成公適艱去海憲紀公初以進士由刺史來牧蹇帷顧瞻戶不充郭誓廟之日拜於堂下怵然傷之告同官曰是非所以安神而佑民也旣宣德意布教條威惠洽流封內悅服首修孔子廟登講有地乃新斯宮俾還故規鳩俸之贏以帥羣吏復廟之租以餼百工舉廢興舊民不告匱由是可以陪風雲雷雨山川國厲之祀可以慰公私禱祈卜筮駿奔之願教民敬鬼而遠罪尊君而親上公之治化滔滔焉弗難矣夫城隍之祀盛於宋元而實屢見於唐高齊蕭梁吳之赤烏往往載於文字然以余攷之魯頌泮水闕宮諸侯之重事也而春秋策書惟有新作南門而已則城隍之獨重

豈可謂非古哉撫故瘠土重以丁亥戊子之間救荒扶病瘡痍未愈城之僅存繫師帥牧尹之力爾傳曰率民以祀神又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公之來也無侈觀遊無燕臺榭金柅之亭不築浴雲之池不鑿倡其僚屬共爲保障惟不恪於神以貽民災是懼公之幸惠我民者厚矣爾時廣菴韋公來任司李即損貲共勦厥美而廟貌聿新信乎其皆知所重也哉廟建於順治十三年丙申四月成於十七年庚子仲秋是爲記

提刑按察司題名記

李長春

虞廷命官於臯陶之作士獨反復丁寧而不置旣告之曰惟明克允又申之曰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刑期于無刑其所謂惟明克允者非僅聽斷得情之謂也明其所爲原本弼教與



夫期于無刑之意而已沿至三代周官之邦禁漸繁象魏之懸亦漸詳密然司寇每三年大比計民數自生齒以上悉登之天府王拜而受之彼其邦禁是嚴而鯁鯁於民數之獻若與其事不相蒙者嗚呼我知之矣男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提攜鞠育以至成人不知幾經艱難險阻而奈何忍於殺之其令人獻民數也諭之以重民生也諭之以重民生而俾其勿至淫刑以逞也自唐置觀察使宋因之而加以提刑之名前代彷彿其制設按察使職專糾察平反而更設副使僉事或統轄驛傳或提督學政或分治兵巡

國朝制度率由舊章均之皆畀以祥刑之寄者也然則司憲者教與養皆分內事豈僅以聽斷得情之爲愉快哉江右西南重鎮夙號易治自戊子己丑之變城郭榛莽廬井丘墟余

頃奉命陳臬覩其仳僂辛苦惕然憂之念新國用輕典古有明訓每遇金木之訊祇凜無敢縱濫而智識黥淺恒抱綆短汲深之懼寅恭啓迪惟二三僚案是賴甲午余叨量移值重修臬署告竣而題名久缺未備諸僚案咸以爲言竊意兵燹之餘文獻無徵前此姓氏旣若存若亡乃開國十載以來創始諸人亦湮沒而不傳非所以崇昭代示維新也因磨礮片石而次第記之至於刑措教敷以俟後之膺是任者

重修三公忠節廟合祠記

趙璘

忠節者何宋張忠文公叔夜及鄭威愍公驤是也廟祀者何宋守臣王道父請於朝爲二公建立以祀者也三忠者何則永豐令鄧恭毅公顥死鄧茂七之亂明景泰中奉檄合祀其間也重修者何威愍公裔因燬復建建而復修俾守茲土者



奉冠帶祀春秋於其內也張忠文當靖康之難金人犯順宮闕戒嚴其勢岌岌矣而獨能提南道之師千里赴援計殲逆賊壯矣哉雖所當必克而以廟算猶豫未就厥功及都城既陷厠擾攘兵戈之間而卒閉口絕食以死悲矣若威愍者以同州憊卒拒城堅守抗如林之敵旅焚賊舟者千萬其計有足多者焉而又慷慨誓師遮蔽三秦以備巡幸孤軍晝夜待援而不至竟蹈城亡與亡之義噫嘻是二公者蹇蹇王臣匪躬之故何厄之同也其請於朝而祀之也允宜若夫鄧公之死其事較小非與板蕩誠臣疾風勁草者等烈而究之見危授命殺身成仁其致一也則宜其合而祀之以示夫人臣之大義為不可屈也嗟夫自宋迄明不知凡幾世矣自明迄今又不知凡幾世矣間嘗過玉山永豐諸邑里漠然徒見山高

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弔古者入廟欷歔踈冷古槐山河不改有悄然以悲者耳而況旋建之不一而足哉乃鄭氏之子孫獨能重輯其廟而更新之繞以周垣加以丹雘歲時蒸嘗之必虔而逮事張鄧二公於祠內可不謂賢矣乎吾以是知三公者英風義氣凜凜不磨其昭回於古今磅礴於宇宙者如竹箭之有筠焉如松柏之有節焉身騎箕尾氣作山河不可以成敗論不可以死生論而必不可以一日少容其泯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而與天壤相敵可也後之守茲土者其敬聽之毋忽

重修臨江府學記

詹惟聖

今上十有八年余奉命視學江右按部至臨謁先師廟課督諸生講肄見臨之士循循焉樸以茂及校文拔其尤者彬彬焉



理淳而氣昌竊歎曰先王之澤未泯聖人之道大而我朝文教之漸濡者遠也學博毛君明遴告余曰臨陽文廟郡學昔濱江明嘉靖間江陵陳公大賓勅議徙建今所康熙丁未蘄州高公培復加修治歲久頽圯今太守陳公克峻蒞任是邦百廢具舉尤注意學校捐貲倡率僚屬共相飲助鳩工庀材戊午撤櫺星門之舊而新之今將修葺正殿兩廡仍建諸生講肄號舍十二間俟工畢乞爲文以記之余曰唯唯越明年秋再謁先師則廟貌巍然而明倫堂及諸生號舍亦煥然新矣余惟先王之世上自天子公卿大夫下逮民之秀者莫不務學故於教有師於國有學鄉有序黨有序家有塾凡所爲三才萬物之理孝弟遜讓廉恥之道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講之有素閑之有具以成文武之材而就道德之實故人材蔚

興化行俗美臻上理也由此言之學固與治二乎哉而吾夫子之道其德仁義禮智其言易象詩書春秋其治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雖火於秦漓於漢雜於功利竊於佛老而揭於天壤者久而彌光今去聖雖遠幸

天子崇儒重道凡遐陬絕徼咸奮於學以副上敦勵教化之意矧臨之爲郡理學事功文章節義名臣輩出尤德教覃敷之地歟記曰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先王之教民也能者敦勵之其次誘掖之其次整齊之所以廣其化而適於治者靡不備故以治天下則清和理以治一國則絃歌興文翁之於蜀韓延壽之於潁川胥此道也今陳太守之守是郡也籌餉敬獄撫字招徠悉著成效而董師儒崇禮讓士無能不能咸進而教之以學復率先擘畫與二三僚屬不



西江志 卷一百一十一 三  
煩民力舉荒圯而新之且以觀厥成焉守之治誠有可觀者乎

金谿改造淮倉記

吳守案

水飛陸輓漕運艱也然輓之而暫儲之儲之而終輓之谿尤艱也蓋谿處山陬艘泊澤國欲構萬石倉於都會所是以艱也溯萬曆壬辰間始有淮倉之制誰昉其事餘姚朱恕銘也誰考厥成宜興丁紫崖也辨其可棟可礎而問所從來則售蓼洲之一廛在水之涘爲汀之畔距沙河廟數百武也以故水淺舟膠艘不泊岸上七下八運之費也倉無隙地輓者負者跳者踏者別需艇也艇作津梁倍增耗也旣而狼狼戾戾俱入頓矣肩之鑰之不已固耶而屋無護垣風火連煙防他虞也左右偏處宦門婦姑勃谿虞喧譁也村儒齷齪虞褻玷

也往往獲譴是以然也督糧王公撫軍蔡公目擊其未便思以易之時余握篆金谿二公者示以改儲之意非不諄悉而余亦黽承卒難其地也甲午春舊樞垣度山氏應詔入春明次蓼洲以七百餘金得熊氏齶客之廢址可作倉廩宛水中央舟不膠淺運稱便也院道知之謀於谿令石君大品謂以谿紳之產作谿人之儲事當其可無容讓也而度山氏諾焉乙未之春度山氏庀材鳩工除地底法除雲築本居及江樓外直規一百三十餘尺橫較四十餘尺中分甬道上構小廳東西兩廩畫倉三十七眼高廣如法堪貯二萬石也倉門題扁外又空址三丈鋪面一間可爨炊可跳踏費六十金取諸橐也環四面堅垠堦堞約七百餘尺以灰灌之以石綴之費不貲焉約略成勞計千餘金也千金何措少宰熊公雪堂抵



西江志 卷一百一十一  
三  
償舊倉基價有其七百之數也治漕谿丞余君士聰捐金五十兩石令礪叟則又區畫修倉之餘增以一百六十金也工猶告匱又以東牆一面亘上下二十一丈鬻與齋客爲屋之屏蓋官中之業未便倚以爲安故融通以成其美雖鬻未鬻特假之以便也此乙未年事余未襄其成若部院蔡公則目擊也後郎公奉命來撫是邦聞而深嘉其事復給以篆昭其信也今辛丑守竅捧詔豫章登雲築之堂因得觀其規儲之善把筆銜盃彷彿醉翁意也

陶桓公讀書臺記

施閏章

淦城東百華寺側有陶公侃讀書臺其下曰洗墨泉亦以陶公名余按部至淦祭練公子寧祠已迺策駑而登望焉其寺荒寂若無人洗墨泉甃爲井獨其臺爽塏冠山椒左引城郭

下俯贛江而背枕東山萬嶺參錯蟠結南接於峽蓋練公之故里也於時嚴霜旣降霽日斯和叢菊丹楓照耀巖谷水西居人煙火斷續迷離所謂百丈峰者杳不可即而巍然在望臺之勝於是焉具按陶公鄱陽人後徙潯陽誌載其母湛爲淦產或偶過外氏遂留讀書耶公嘗運甕投博自言當惜分陰度其執卷陳冊時志未嘗須臾忘天下也卒之奮跡艱難數以偏旅當大寇在軍四十餘年招攜懷遠破滅羣醜節鎮八州拜大將軍劍履上殿而謙退固讓及其引疾遜位歸符節幢蓋於朝以功名終謂爲善讀書焉可矣史訾其擁兵上流嘗有窺晉之志以折翼之夢而止夫舍其平生行事而以夢掩其大節是孰徵而孰信之哉是說也前人論之詳矣余不必深辯臺東北四百步山谷間爲劉次莊戲魚池隄崩水



涸戲魚臺石刻不存而土人言其魚善鬪絕異常魚春夏間尚有之嗟乎以練公之忠生於淦邑過其里者宜無不憑弔若陶公不過偶至其地耳其遺跡與次莊石刻同歸蔓草而後人每流連不能已然則其人之碌碌者雖名園別墅雄踞都會不移時而零落榛莽苟其賢者無論其生長之故里即凡偶焉遊憩謫居之所閱千百年荒陬窮谷其風流餘韻追慕之不衰余登臨四望愾乎有奮興焉書以遺後之君子

分守湖西道題名記

湖西道治袁臨吉三郡分守使可得而攷者自嘉靖四十一年陳公大賓始分守者以方岳之職分藩外郡者也其專駐有所自省會及屬郡各有署間行部問民利病大則陳請小則一切便宜雖守也而有巡之義焉故事以備兵爲職置守

備供指臂使猝有盜則發吏士或急不待報可躬擐甲以往武士之畫疆而守者通約束無敢後厥制與古方伯連帥近其分巡一道明初用按察司僉事署在南昌歲一巡郡覈吏士視其能否進退之訖事則還其體勢又與巡按侍御史近嘉靖辛酉廣寇入虔掠萬安泰和境始議駐吉安兼制茶攸郴桂四州巡之權視守差重而三郡吏民兩道得通治之有大事皆關白行地故當百粵之衝實偏三楚多猾盜故畀之參錯相制與爲犄角也閏章始到官會歲饑巡撫中丞公令督屬郡逋租仁煦義震山谷逆命多悔罪供賦稅其明年朝議罷道臣兵未幾罷巡道而三郡之事兼併於分守矣

天子旣重念封疆不强文弱吏問軍旅所以責武備者重且專自是使者非借兵於伍則左右緩急無所恃惟督催科奉簿



書期會而已夫道猶路也謂事上下所必繇也今郡邑或有事得直以便宜上請而使者拱受成命若贅肱然昔兩道兼治而不足今一道專治而有餘豈昔難今易歟賴朝廷之慶底定四方守臣得以優柔苟安素餐累歲事勢所格材不塞職害未盡去譬如父母之於子視其疾痛含淚拊摩而力不能醫藥中夜以思未嘗不慄然撫膺負疚也南昌舊有湖西道分司今蕩然無存至則以舟爲館而臨江地稍僻尤余所樂居者間覽郡志自郡邑丞尉百執事皆備書守巡兩使則闕焉自明設此官迄今逾三百年其間濯磨奉職勦力旬宣茲土者當可指數今不載其政績且姓名湮滅不得比丞尉百執事無所勸戒豈不可一歎哉夫大法則小廉分守使雖備官亦所以表帥三郡吏也爰采而記諸石得四十有三人

### 遊青原山記

遊之日以霽人以暇不暇且雨則廢遊余遊青原不期而勇遇雨而不廢由泰和返舟至永和聞舟人言此去青原五里時雨甚命輟棹往不移時前峰數十作翡翠色雲覆其半皎若綺縠水瀲灩出山下微聞磬聲至則淨居寺相傳七祖卓錫地登塏四望衆山如環扁鑰甚固塏之側龕笑峰禪師骨其陳蹟則顏魯公大書祖關二字黃山谷石刻詩其遊覽則五笑凝翠二亭凝翠倚寺左面東崖副憲趙君韞退新之自爲記羣山皆土崖石獨礪砢壁立泉數百道飛出山谷磯之以隄萬籟交作人語亭中絕不聞聲余偕高子阮懷坐久不能去因相顧笑曰向苦雨甚然非雨飛泉之勝其能至此極乎寺外荒祠別館數十間問之皆先儒講堂也蓋自王文成



官吉州數過青原講學鄒東廓諸公翕然景從吉州九邑各有館縉紳百餘人又總萃於一堂歲會以春秋留三日從遊者甚衆至假榻滿僧舍絃誦洋洋振林谷而西江之學名天下今三十年來講堂茂草微寺僧則人跡旣絕其不爲鹿場虎穴者幾希嗚呼吾道之視釋氏何如哉抑上無作之者將有待而後興與作青原山記

### 重修煙水亭記

潯陽地界匡廬彭蠡間承平時所在亭榭士大夫多燕游爲歌詠壬辰春余奉使過潯陽求所爲琵琶亭者不可得更詢它所土人云此間有甘棠湖以唐刺史李渤築堤名湖中高阜舊有亭曰煙水樓曰鏡波爲士大夫咏遊處亂後傾圮十餘年無人跡矣是時余迫於王事積雪餘寒主人無好事者

擇亭館留客遊遂鼓枻去後九年崔君正誼以戶部員外郎來司權居亡何集工度木構亭及樓咸復舊觀費橐金三百是時軍興繹騷賈舶罕至虧權稅萬計或哂之曰爾旣且塵何亭爲崔君曰吾以權爲職稅取諸舟使舳艫銜尾日燕於亭無廢事苟片帆不至雖仰屋持籌減炊露處亡錙銖補也且吾旣早夜會計爲無益之顛顛安得不間從賓客登臨以節勞而解愠乎於是客至則挈榼往遊江水湖煙盪胸豁目而匡廬之天池石門香爐雙劍諸峰頂背隱躍皆可侑觴燕游盡歡客多賦詩紀其事會方子爾止來自湓浦屬爲之記

### 希賢書院記

查培繼

古設書院以講學尚矣顧學無常師惟賢是希學固貴得賢者而師事之非必陳臯比操几杖而從之謂也古之賢人學



西江志 卷一百七十一  
足以窮理事足以宜民忠孝節義皆體諸身禮樂兵農各適於用羹牆儼恪舍此安從是則百世聞風無異親炙千載庚桑事同立雪吾師乎吾師乎庸有望洋之歎乎昔考亭夫子出知南康軍既興復白鹿書院條例教規誨誘不倦又以濂溪先生前守是邦河潤及民春風逮士爰祠而祀之於鹿洞是蓋以尚友之心寓尊賢之意也余駐節芝城四歷年所野有哀鴻潢有佩犢水旱曠溢未足消沴而召和雀鼠萑苻未能移風而善俗深懼不稱任使以速官謗乃貧而失業之人又往往不能教其子弟雖與守令諸君設義塾於四郊擇師而教之捐廩而食之亦履滿矣然散而不專且小學耳譽髦則不及焉會余攝臬篆居會城者十換莫葉而三州縉紳士民乃有講堂之舉及夏五返治諸紳士則布席設絳三再請

余而落其成余惶然愧謝曰見若書院比比矣昨奉以爲鱣堂今又將爲旅館無益徒貽慨歎也無已則請推義塾之意而廣之爲士子游息之地焉顧余安足齒竊幸有私淑矣自漢以來官於三州者代有傳人得十四先生焉皆大賢也於漢於晉各得一人唐得三人宋得五人明得三人於

國朝則得一人分曹而考爲守者時則有若叔庠宋公清臣顏公希文范公龜齡王公濂溪周公考亭朱公及靜涵張公象陸翟公爲令者時則有若靖節陶公懷英狄公敬仲楊公爲郡司馬者有若樂天白公爲監司者有若岷瞻葛公若夫伯安王公則秉鉞專征三州皆其賜履也連類同揆則魯公致身於唐猶靖節之效忠於晉而其斥貪殘勸農桑討擒首惡四境肅然猶宋叔庠之去姦進善驅蝗渡虎王文忠之惠



政及民羣盜屏息也若張靜涵之旌孝弟勸力田亦如之文  
正公之興學教士一以豈弟爲政即楊慈湖之倡率士民闡  
明心學而象陸翟公能講學課士潔已勤民洵可齊驅顏范  
矣葛屺瞻之執法惠商救荒備患同於狄懷英之秉正保祚  
免租縱囚而慨直不阿箴時救敝則白太傅亦足多者至若  
濂溪先生在郡倡興理學民從其化士遵其教紫陽起而修  
明之姚江又以良知之說竝暢宗風遂使孔孟道統薪傳不  
絕之十四先生者位不論崇卑人不論久近總皆名實咸備  
體用兼收學問爲真學問而不涉於虛無事功爲真事功而  
不流於迂濶淵源相接至德堪師載考誌傳知追仰風範者  
三州以內各建有祠以崇祀矣余爲合主奠位於一堂以其  
旁爲負笈肄業之所每當吏散庭閒時與諸生析疑問難而  
芳型具在瞻仰如承余亦深幸得附弟子之列詩云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此之謂矣所望生是邦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就將夙夜道合芝蘭千古同堂如親提命是十四先生者固  
其師也官茲土者好爵是縻道腴可味功存赤縣福在蒼生  
求有餘師凜乎降鑒是十四先生者又其師也此余辭講堂  
之請行義塾之實而官與士皆得師以就學焉名以希賢固  
厚願也若謂踵考亭祠祀濂溪之故事而行之余所不敢出  
也至於絃歌答響文教在茲先賢鑒臨俎豆弗替更有望於  
後之君子也夫

芝山書院記

翟鳳翥

書院與學有二乎曰書院所以爲學也書院所以爲學爲學  
又爲書院何歟曰書院所以廣學也廣學胡不於學爲之必



西江志 卷一百一十一  
易地易名曰書院何居曰學止郡邑有之書院則山林鄉社之地隨人自起此嶽麓石鼓所自始也或謂學校課試遵時制為科貢之門書院教養遵古法為性命經濟之學是又分而二之矣夫學以明倫聖賢道統孰大於是書院講學未嘗廢文亦未嘗不以科貢應制二者不容偏廢余謂郡邑城會庠序焉可也山林鄉社正宜多建書院使天下家絃戶誦而總其成於學校間足為國家樹人地爾矣若因學而廢書院此文公疏云老佛之宮徧天下學止一郡一邑一置焉不知其說也余於饒建學矣以學齋不足於文廟之陽明倫堂餘地建書院立舍置租以居餼學者亦猶太學之明道堂白鹿洞之文會堂講堂之制名曰芝山書院者以饒舊有此名今即於其學為之者不欲分而二之也或又謂故宮遺址為學

為書院可乎饒紳士僉謂余曰禾黍離離狐兔交交飛螢走  
磷城墟蔓野僅遺磚石為葺梵宮者移去矣故淮王猶暴屏  
下也牧樵牛馬日踐其上何如歸葬安山以其地為俎豆禮  
樂之域不芳草重芳乎且王好學下士曾為菁莪書院韓山  
青山等皆王莊久為士人混據重起而新之以祀吾夫子以  
瞻吾諸子弟王之澤世享之矣昔梁蕭王恢舍宮殿為永福  
寺寺至今存也至今猶知其為蕭梁宮殿也為寺與為學為  
書院孰愈乎余因為王營葬而學其地遷菁莪碑與芝山書  
院舊碑并存學門上金二百易王莊為書院租田亦猶鹿洞  
志永豐瑞昌之意也書院正堂五間後堂如之兩廊號舍十  
間儀門三間頭門坊一門田計韓山青山渡二處共七百餘  
畝歲租七百餘石詳載板冊書院後堂特祀朱文公以郡先



賢饒柴諸公配文公嘗數居饒且咫尺新安饒之士蓋親沐其教澤者故特祀之於戲近其居去其世如此其甚且未遠也可不知所興起哉

袁州府重建郡治記

李芳春

按舊志重建郡治在宋淳熙戊戌實惟郡守廣漢張公杓任其事公爲丞相魏忠獻公仲子江陵連帥先儒南軒先生母弟於是甫期年修學增陴百廢具舉而郡治隨之鼎新云歷宋元至有明因循補苴迄壬午府堂災蒞茲土者率草草眎事罔稱臨民規模余以

今上癸卯孟冬來守是邦始至之日慨焉興歎然見閭左凋耗巷無居人而聚垣環疆者脊脊未艾方怛然於衷因謀之寅屬延訪紳士父老周咨疾苦撫循凋瘵興學課士增陴濬濠

次第粗舉尤以郡城空虛多方鼓舞自癸卯迄甲辰中間往來亦閱期年未敢謂政通人和而吾袁士民似頗相倚仗時蓋飛鴻漸集百堵可作余躬行勸勞環視四城得新居若干楹煙火相望余顧而樂之乃庀材鳩工爲鼎建郡治公堂計自始事之日至今告成無刻不以勞民傷財爲廩廩幸同官劬襄吾民子來屬役奔走得竣厥功而其間之經度營表遴匠程材之苦心旣恐妨吾民又慮弛吾事念之茫茫百端交集者不知幾一日九迴矣今輪奐一新棟宇翼然紳士父老亦樂余之工成而役竣也羔羊朋酒小大稽首暨同事諸公咸謂不可以無記余敬謝不文特爲志其糾工始末同事姓名庶幾竊附於廣漢張公之末以告方來後之蒞斯堂者謹思創始之艱相與噢咻吾民以無負茲役也則余日望之工



西江志 卷一百一十一  
始於康熙三年十月成於四年三月計大堂一所二十八楹  
前堂一所十楹經歷司照磨所各堂一所各十八楹時同事  
者爲郡丞孫公名席慶前任孫公名有恒司理鄭公名焯屬  
邑宜春知縣董義行分宜知縣朱鼎萍鄉知縣臺瞻斗萬載  
知縣范廷鳳各捐助有差督工巡檢魏映奎頗著勞勩例得  
備書

### 重修李渠記

按郡志袁之有渠起自唐憲宗元和四年刺史李公將順以  
袁多火災且居民負江汲漑維艱乃堰南山水鑿渠通流抵  
郡幾十里漑田至二萬決而入城繚繞閭巷深廣可容小舟  
迄東城隅北折合秀江邦人利之名曰李渠其始爲禦災而  
惠且無算故袁民到今尸祝焉宋至道三年距元和百八十

九載矣渠壅盡州頻火太守王公懿大治故道而新之災頓  
息自至道至天禧三年爲時二十有三載袁公延慶通判是  
州濬之歷徽宗宣和六年又百有六載通判孫公琪因民災  
力贊太守林公徽之復濬之後五十四載爲淳熙四年太守  
張公杓濬之又七年太守曹公訓再濬之迄宋理宗寶慶二  
年丁亥太守曹公叔遠實來距元和逾四百載矣渠歷久塞  
益甚民用告病公亟議修復閱一月而渠成諸災不作袁人  
稱慶刻李渠志凡地形水勢高庫廣狹險易竝與江遠近迤  
邐曲折纖微畢具其治渠如某處用疏某處用鑿某處用堵  
築某爲斗若干以貯水某爲橋以便往來某爲減水溝若干  
處接水溝若干處與夫坊市地名役夫條目及銓次渠長陂  
戶甲戶等悉有深謀遠慮蓋自元和至寶慶四百年間浚渠



名氏僅得五人此為修復第一大功載在郡乘班班可考也由宋歷元至明洪武初又百十餘載太守劉公伯起濬之弘治十三年太守朱公華濬之正德癸酉徐公璉大濬之刻有浚渠亭記萬曆三年鄭公惇典濬之又四十七年黃公鳴喬濬之自明之季至

國朝有待焉上遡宋寶慶丁亥曹公治渠到今又逾四百載而屈指修有實蹟者亦僅得五人嗚呼何前後時與人之相侔一至此也余自蒞袁來諮訪紳士父老討論掌故無日不有一李渠在意中然未敢率意輕舉曾因郡治多故查復唐袁天罡所開五井大加浚治民不苦汲地方稱便會重修郡乘至宋曹公修復渠志一帙披閱久之恍然指掌先委照磨吳胤慶巡檢魏映奎前往察閱具覆訖乃於康熙己酉仲冬

朔大會文武僚屬暨鄉先生父老士民及其地之所稱渠長陂戶猶有存者親行按驗不憚跋涉水草中詳討寶慶原志而講求之見其水勢日趨而東蓋緣春夏之交山漲暴發堰既廢壞水隨所潰而去決民田居散溢阡陌間漸與江會既橫不可制而渠源以積壅反塞所經故道或淤為洲或高為阜即其存者茫茫平砂中僅若一綫殆不可識其所潰之水亦或亂流莫定竝壞民田余語諸公曰此渠廢之由也不治其本渠未可復乃議大修故堰循其舊址而加增廓焉其法夾堰內外俱植松為椿每於其底選松之最大者截為枕木伏壓其旁作椿外護然後兩面依椿疊石覆土加砂積薪層次修築務俾牢實其東西偏各廣至數尋而高與濶眎故堰倍之又於其上設牽木隨椿首筍接安放施以維繫不使稍



有所搖動蓋自始事以來遴匠選材鳩工給值雖委有專官而予必躬必親間日單騎按視閱一月而渠成始自陂頭至西城下計十里按古渠力行疏鑿必復其舊由西城渠口入城至報恩寺東轉而北會於秀江凡幾十折雖坊巷異名盡改其故猶可得之想像髣髴間皆務徹底開浚而後乃今水循故道清流汨汨如縈如繞郊外之原隰坵畦郭內之井塘池圃居民飲食滌濯無弗取給焉屬比歲夏初雨稍愆期賴此渠水自我西郊田用優渥邦人聚觀莫不踴躍相慶即余亦自賀素志之獲遂也惟是樂成雖易慮始實難歲月漸遠典制就湮使非考驗有據規畫粗定其能長如今日乎爰謀之紳士父老銓次善後每月以一耆民六堰長專理其事週而復始凡以時加減堰口竝偶有殘缺壅淤即時修補疏濬

毋俾蔓延大有損失則此渠之利賴可以傳之世世不朽矣總計用過松椿若干枕木牽木各若干及總管分管之耆民與正充朋充之堰長其數目姓名悉另有冊存南昌太史鄒公作記以誦予愧未敢當謹撫其實以告來者竊附於曹公李渠志之後云爾

興賢書院記

管愷

古天子命官咨牧莅士民而君之即莅士民而師之凡田疇之制禮樂之具兵刑之用釐然就理故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撫治垂千百年地非通道民樂耕桑以自足士澤詩書以待時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水旱螟蝗之災也前人之述備矣邇者欃槍流焰蠅蠹示兆祕景無符四望郊關野煙萬戶公下車而招流遺勤慰止外勗九農內弘



五教俾歌鴻鴈呼庚癸綠林逞戾白挺揚氛之衆一復乎生  
聚教訓之舊其治績非潁川渤海所能望其項背是莅士民  
而君之即莅士民而師之興賢書院所由勗也夫臺榭陂池  
之樂足以娛心志快耳目者雖處厚之盛山子春之東園亦  
灌莽之岑蒲葦之區而已中山竇君所構醉經堂王公禕記  
之其於教澤亦無所補若公之爲是舉也蓋將使六邑之士  
成人德焉小子造焉譽髦蔚起桃李在公固與膠庠校序竝  
昭萬禩也乎郡紳士躋公而俎豆聖域又豈溢情哉語曰剖  
竹垂仁式歌來暮坐棠孚惠恩留去思其公之謂與金石可  
敝其無廢已紀公諱振邊號憲章東海人登順治壬辰進士  
任撫治五年時詰戎蘇公諱本眉督儲曹公諱國珣明允韋  
公諱弦佩邑宰李公諱弘敏皆一路福星也余竝爲之記以

志循良卓異之盛

軍陽山記

鄭日奎

渡葛溪而南可三十里許有山單椒蘄絕秀拔羣阜之表亭  
亭歷歷與雲爭高驟而造之無逕也劣得逕焉仄者猿逕稍  
坦者樵牧逕險矣趾則怖然目得快也以目之快敵趾之怖  
得平焉更數十步而奇益出攢峰林立各極其氣勢以爲勝  
有特拔者有競起者崩欲壓者奮欲翥者高如瞰下如仰者  
銳者秃者迴翔錯峙凡十數山實則此一山之分身爲之也  
稍折乃益險則益快力爲登頓間而趾忘其怖矣山中多草  
少樹樹有之亦疎瘦杲兀失樹理石筍數枝矗矗怒生如旌  
幢如刀槊顧盼頃如行武庫中而山光漾之隱躍浮動似可  
奪以麾舉以刺也爲登高望之則奇愈出不可詰意緒皆與



煙嵐相歷亂目若趾都自忘矣乃無言久之詢厥名或告曰昔有將兵過此者軍於山之陽山因以軍陽名按李華過弋陽寄趙七侍御詩有君陽青嵯峨之句又李翱來南錄至信州望君陽山謂怪峰直聳似華山云意皆指此山也是當作君陽今昔異傳遂兩仍之山下一溪繞山西流蒼蔚翳之竟川漾綠則軍陽江也源發於隱士巖十餘里至是而流漸大從高下瞰聲隱光發蓋遇沙綺明遇石珠濺矣更七十折而合於葛溪

### 西山寺記

西山在弋之西北山勢龍從亘十數里土與石間之林壑初無大異其名也以產茶寺居山之麓僧亦以種茶爲業住持老衲鶩湖人也臘甚高好談前朝事客至無他供惟以茶啜

茶次輒爲客述明時弋之茶害也正德中寧藩勢張甚每歲春輒遣官校督茶芽凌轢官吏民苦之己卯逆藩敗弋患始去邑人汪少宰有庚辰春日飲茶詩意蓋指此而今幸矣無他慮矣因爲誦汪公詩客皆色然喜欣然笑也更啜次僧復爲客述明末鉛之茶害也信七邑皆產茶初無絕佳者故不以供上用獨鉛邑有茶戶有茶課課額歲八觔耳不爲民厲何時例忽起每歲清明課茶時除正供外自監司以下逮丞尉皆有餽名曰薦新實則本處所產不能應皆市之他郡以充之民歲費金以數十計已苦之矣何時例又變每歲課茶時除正供仍本色外其他餽贈悉以銀代之於是民歲費金以百數十計茶戶或稱貸償或且鬻妻子償甚有自經溝瀆間者已而相率逃去則科之合邑之糧里費益不貲害益深



西江志 卷一百一十一  
矣邑人盛處士有汭川採茶歌意蓋指此而今不知何如也  
因朗誦盛子歌歌未終客皆慘然不樂太息起輟飲而別

宣聖誕期記

張貞生

孔子一韋布集古帝王君相之大成崛起而為萬世師即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復生莫或等倫宰我知言至以為賢於二  
帝而世乃奉青牛白馬之教出而與之角為主持之論者則  
曰攻乎異端為調停之說者則曰三教一家以孔子之道高  
德崇未易名稱二氏顧擱然爭幟竝馳使有心世道者不幸  
而為主持之論又不幸而為調停之說自調停之說開致二  
氏顛倒人心迷離習尚而世之佞之者相與崇飭修靡寶幢  
梵刹金碧輝映值真君牟尼降生成道之辰則色相莊嚴男  
女輻輳被心作禮我孔子則自京師以達省會國學州邑學

外不聞有設立宮牆者上丁兩祭外不聞有時獻告虔者至  
叩以玉麟吐書兩楹感夢之日則茫無以應嗟乎孔子為萬  
古照長夜一鐸振羣蒙而舉世崇二氏之教乃勝於孔子之  
教豈非惑哉雖然無惑也聖人之道譬如天地人終日戴天  
不知高終日履地不知厚甚則兩暘不時水土不濟天地之  
大人猶有憾故就天地言天地雖日恭行薦羞庶幾昭格天  
地不任德否則天地亦不任怨孔子道配天地世之人雖歲  
舉禋祀於孔子無加即時祭無聞或火其書指為偽學於孔  
子亦無損然則今日以佞二氏者事孔子我知孔子不受也  
如是則聖人所誕之辰可曰八月廿七日亦可曰十月廿七  
日所諱之日可曰二月十八日亦可曰四月十八日要在吾  
儒佩服實踐洋洋如在不可度思而在我孔子初何嘗有心



其間曰此爲吾誕辰此爲吾諱日某也頌祝某也不頌祝而與二氏同一感應借杳冥荒唐之言以欺人於不可知哉歷代帝王有過魯而祀太牢者有祀於闕里祀於辟雍者太子釋奠則始自晉武大始七年舞六佾軒懸則始自南宋元嘉卅二年敕有司行釋菜始自元魏每月朔敕祭酒博士以下及太學諸生行禮始自北齊太學每歲四仲月上丁日釋奠州縣學每春秋仲月上丁日釋奠則定自隋相沿迄今或加隆舉行或改用木主或增議從祀獨未聞從孔子誕期諱日一行祀典者誠以聖人之祭未可與仙佛一例竝觀乃山陰韓子閔世儒不知聖人所誕所諱遍考諸家而以聖人誕日在周靈王卅一年十月廿七日即今之八月廿七日諱日爲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十八日即今之二月十八日定

期梓行告世已又念鹿洞爲前賢論學名區鐘鼓煌煌莫踰於斯跋涉數千里屬余誌之勒碑鹿洞使人人知所敬禮每誕辰諱日籩豆簠簋對越恐後得毋欲崇正息邪使以今之祀二氏者轉而祀聖人而聖人要豈因此歆其祀饗其儀哉獨是吾儒雖有志聖學藉非韓子指示則終身俛然譬人子幼失怙久相遺忘一旦有人告以墳墓所在生於何時卒於何日未有不昊天罔極悲從中生者由是孝思感興讀父遺書繼志述事求不背先訓而後即安則今之游聖人之門者往往口稱宣聖動違軌則誕謾佻達風尚日衰至爲二氏所譏一旦告以聖人所誕所諱之日而人或從此憬然有悟肅然起敬矧鹿洞兵燹後聖賢廊廡日就頽圯得重定誕諱之期以告同志俾聞風而起者微獨崇修書院肅瞻遺像方且



舉考亭學規象山義辨重行講明務求無愧則異端熄而聖道著其為功來學又曷可少哉如徒曰稽若誕辰諱日以俗之佞二氏者轉而祀吾孔子我知孔子必不受韓子亦何必走數千里屬余誌之以傳不朽也耶

臨川縣修城修學記

游東昇

撫州之臨川為附郭縣會運邁陽九兵革不息周城之燬於戰攻以及霽霖之滲注崩岵及隍者若干丈摧實其表者若干堞而四門之闔可自外而上登其城樓蕩然至無以宿兵衛寇至任擇便而蹈耳君子曰武事之不修莫大於是矣而且聖宮規模徒存棟折榱崩甍墮壁塌廟貌傾敝鞠為茂草子衿之士過者歛歔慨息莫能勝情君子曰文事之不振莫甚於茲矣郡侯宋公節推劉公大尹季公之涖茲瘵土也初

至即和衷為國凡衙署之湫隘廳事之不飭槩置罔問洎巡視城池則曰是吾屬之任至釋奠學宮又曰是吾屬之任適以東作方興姑稍遲之以寬民力凡政事之施行無一不本諸揆文奮武之意悍兵必戢夙蠹必剔刑期於省賦期於緩較士課試則務拔真才而絕竿牘戎生於郊則躬為折衝而無退縮以故百里之外營壘紛紜而未敢一窺於郡治民之席其休者亦已至矣比秋穡告成謀其必就力取於公旬之暇材度於廢基之餘宋公劉公經其畫而季公殫其瘁澤門之謳不作赭衣之頌不興聲色晏然而城之圯者畢完廟之壞者畢復踵四門而瞻雄關之嚴環周城而仰雉堞之壯且趨踰縣校而樂頽宮之整肅使文武二家槩有所恃以為庇自非全備文武之才者而能然與若稽其始至暨於竣役未



西漢志 卷一百一十一  
歷期月之久而大且急者既修其餘不難次第而理嗚呼何其敏也諸席仁賢之蔭者懼其事之久而不章故特爲記之而揭諸交衢以告夫采風者

鍾靈講院記

李光地

文明之運始於國家又視乎推行者之至不至苟其設誠而推行之雖微上之振起士君子固不忍愚其民也況在蒸蒸作人之世乎文翁之於蜀退之之於潮當時兵革猶未盡偃而巴巒之西嶺徼之外僻深荒遠素未耀乎光明二公者皆以太守爲吏民師能使人士奮興俗化移易前史稱賢焉今天子撥禍亂致太平永爲有道之長求端於學校教化崇道尊儒統一經術可謂恩明意美矣而守土者或推行之未至或以文具推行而設誠之未篤無論僻深荒遠文教闕焉雖以

聖哲居游之區時世之未遠風流之未墜罕能尋搜章表以爲邦人勸者豈賈生所謂移風易俗非俗吏所能爲者耶西江故人文地在宋廬陵臨川南豐諸子爲文章宗師濂溪明道伊川於此相授受焉南渡後有陸氏兄弟以學行與朱子道義相切而朱子趨朝來往必由信州取道故玉山之講鷺湖之會道脉攸繫迹在此邦文獻不彰緒風亦歇有志之士仰止高山亦何從而遊憩焉太守周君嵩山慨然遠覽旣訪玉山鷺湖遺址檄其屬邑興修百年茂草屹爾宮牆而又卽府治佳處創爲鍾靈書院臨溪環山在闡都而有泉林之趣招致士之秀者近百人講肄其中又以爲文翁在蜀相如爲之師退之在湖趙德司其教不遠千里求宿學者督率身則以時省視而作興之先時郡士科名寥落自書院立明年即



有首舉於鄉者後遂連年相踵起故曰山川之秀有開之者也人文之盛有倡之者也人地之鍾靈無絕期開而倡之則或百年而不相值嗚呼此余所爲於君有感也雖然科名其小者爾生聖人之世被聖人之澤當勉爲德業之彥共定太平之基此去廬山之下有白鹿洞焉朱子之規陸子之講班猶在也取與玉山講義玩思而服行之使賢太守之迹他日於蜀潮而有光是則師生之賢亦邂逅執筆者所惓惓云

重建袁州府儒學記

袁繼梓

聞之天下治亂由人心邪正人心邪正由學校廢興則學校之設不綦重哉易之臨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學記曰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是士與民教與養一致也袁庠始唐天寶五年太守房公瑄立學宮建文宣王廟於城北門外

至肅宗乾元元年刺史鄭公審移城內郡治西南唐保大十年刺史李徵古又移於郡治西南宋眞宗景德三年詔諸郡於廟中起講堂聚學徒選儒雅可爲人師者教焉仁宗皇祐五年知州事祖公無擇以舊址陘隘乃改營於州治東二百步今學是也學成盱江李泰伯爲記神宗熙豐間館閣第天下學記以袁州學記爲首故文獨傳孝宗淳熙五年知州事張公杓又新之更講堂爲明倫堂明弘治壬子郡守王公俊以舊學在廟後隘弗稱乃大規度之爲左廟右學此建置沿革之大較也郡侯李公以康熙癸卯冬奉簡書視袁下車之日睹袁之城池學校堂皇麗譙百廢未修不勝悵然曰郡守民之師帥也坐視其荒缺而莫之補救乎爰是加意維新與民更始一年而郡治及鼓樓新而敷政有其地二年而文廟



西泠志 卷一百一十一  
修昌黎書院復而立教有其基凡棟宇之必嚴丹堊之務飭  
周垣屹繚門戟闔闔堂廡深佻講肄軒敞實實枚枚俾諸士  
之趨蹌考業於中者咸覩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猗歟都哉洵  
可大而可久矣余父子兄弟俱軼發自庠者昔荷先聖之式  
憑今睹我公之嘉賴可無勉應以志永思乎

監督贛關稅務部司題名記

盛符升

贛之有關也自明弘正間始時方改食粵鹽設廠統之而雜  
稅附焉每年以府僚遞領其事及王文成公藉其儲胥用建  
大功而此關特重萬曆十年奏歸府之判廳此專官所自始  
也國初尚仍其舊至康熙二年始遣部臣五年尋罷八年復  
差滿漢二員兼主之十三年始專任一官佐以筆帖式迄今  
凡二十一差得部使自張好奇以下二十八人筆帖式二十

人追維所歷僅二十餘年耳而或得其爵里或僅得其姓氏  
其行事已日就湮沒自茲以往歲月逾遠將漸不可考因思  
共列其名題之於石且俾後之君子同登是石以志前後寅  
共之雅亦官斯地者所樂聞也況此二十年中職事之沿革  
額課之多寡不必盡同奉差者歲必一更而皆克共厥職報  
最司農則其人之竝為能吏可知也其尤著者為商民所頌  
述東西兩津穹碑載道善政猶可考見則其人之竝為賢士  
大夫可知也安可不存其姓氏垂之堂廡間乎堂之東故有  
留清堂為遼左蕭君所建本欲葺之以植是碑乃久為圍牧  
勢難猝復因附立於種蘭堂之右來者倘顧名思義更加修  
葺尤盛事也請以俟後之君子



西江志卷第一百七十一

